

三國誌

十九終

曹魏驅車死南剛
詔班師後主信諒
鍾會分兵漢中道
鄧士載徐渡陰平
吳祖廟一王死孝
假投降巧計成虛語
薦杜預老將獻新謀

姜維棄糧賺魏兵
托屯田姜維避禍
武侯頭聖定軍山
談著膽戰死綿竹
入西川二士爭功
再受禪依樣畫葫蘆
降孫皓三分歸一統

共二十

2119
20



2119
20

四卷奇書第一種卷十九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第一百十四回

曹髦驅車死南闕

姜維棄糧勝魏兵

有司馬師之廢曹芳于前又司馬昭之弒曹髦于後天之報曹氏母乃太過與曰非過也曹芳為乞養之子則未必其為操與丕之孫也于其非孫者報之不若于其真為孫者報之之為快也且以非孫而冒孫者斬其祀又不若去一冒孫者立一是孫者而終至于奪其祀之為奇也蒼蒼者之巧于報復如此後世奸雄尚其鑒哉
或謂奸雄將作亂于內必先立威于外則司馬昭之弒君又當



在滅蜀之後或謂奸雄將定難于外必先除患于內則司馬昭之弒君又當在滅蜀之前由前之論是孫休之所慮也由後之論是賈充之所勸也然而弒君之事人固難之矣司馬昭不自弒之而使賈充弒之賈充又不自弒之而使成濟弒之所以然者誠畏弒君之名而避之耳孰知論者不歸罪于濟而歸罪于充又不獨歸罪于充而歸罪于昭然則雖畏而欲避而何所容其避哉春秋誅亂賊必誅其首有以大

趙盾不以趙穿之弒君爲已辜司馬孚能以昭之弒君爲已罪然則由陳泰言之有進于賈充者以充爲次由司馬孚言之又有進于昭者而昭又爲次矣故依齊南史之書法當以司馬昭爲崔杼依晉董狐之書法又當以司馬孚爲趙盾

陳泰之舅舅不如甥王經之母母如其子泰不死而其義不朽

經能死而其忠愈不朽君子以髦之死爲不足惜者所以報先世爲人臣而篡國之辜而仍以經之死爲足嘉者所以正後世爲人臣而從賊之義

曹操以周文自比司馬昭亦以周文自比然操比周文則竟比周文耳昭則自言學曹操之比周文直自比曹操也操欲學周文則篡國之意猶隱然于言外昭欲學曹操則篡國之意已顯然于言中雖同一篡賊而一前一後又有升降之異焉

蔡和蔡中實爲蔡瑁之弟猶不爲周郎之所信王瓘本非王經之族安得不爲姜維之所料乎縱使姜維信之而夏侯霸必能識之則鄧艾之計又疎于曹操矣武侯知鄭文之詐而先斬鄭文故有得而無失姜維知王瓘之詐而不先斬王瓘安能有得而無失乎糧與棧道雖王瓘焚之無異于維自焚之則姜維之

智終遜于武侯矣文有後事勝于前事者不觀後事之深不知前事之淺則後文不可不讀有後事不如前事者不觀後事之疎不見前事之密則後文又不可不讀

却說姜維傳令退兵廖化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今雖有詔未可動也廖化之言只從君命起見張翼曰蜀人為大將軍連年動兵皆有怨望不如乘此得勝之時收回人馬以安民心再作良圖張翼之言却從民心起見維曰善遂令各軍依法而退命廖化張翼斷後以防魏兵追襲却說鄧艾引兵追趕只見前面蜀兵旗幟整齊人馬徐徐而退艾嘆曰姜維深得武侯之法也鄧艾每讚姜維必讚武侯可見武侯中雖無武侯却處處有一武侯因此不敢追趕勒軍回祁山寨去了且說姜維至成都入見後主問召回之故後主曰朕為卿在邊庭久不還師恐勞軍士故詔卿回朝別無他意維曰臣已得祁山之寨正欲收功不期半途而廢此必中鄧艾反間之計矣後

主默然不語活畫一景姜維又奏曰臣誓討賊以報國恩陛下休聽

小人之言致生疑慮後主良久乃曰朕不疑卿卿且回漢中俟魏國

有變再伐之可也極沒氣力語却早為後卷七伐中原伏線姜維嘆息出朝自投漢中去

訖以下按下蜀說再敘魏事却說党均回到祁山寨中報知此事鄧艾與司馬望

曰君臣不和必有內變就令党均入洛陽報知司馬昭昭大喜便有

圖蜀之心早為一百十乃問中護軍賈充曰吾今伐蜀如何充曰未

可伐也天子方疑主公若一旦輕出內難必作矣鄧艾方說蜀有內變借伐蜀轉出舊年黃龍雨見于寧陵井中變賈充却說魏有內

王蓋色尚黃也黃龍正應曹氏之君非中正應幽沉羣臣表賀以為

祥瑞天子曰非祥瑞也龍者君象乃上不在天下不在田在井中是

幽囚之兆也遂作潛龍詩一首詩中之意明明道着主公曹髦作詩

賈充口中寫其詩曰

出敘事妙品

傷哉龍受困不能躍深淵上不飛天漢下不見於田蟠居于井底
鰕鱔舞其前藏牙伏爪甲嗟我亦同然漢少帝飛燕之詩與也賦

謂百卷之後忽有其對

司馬昭聞之大怒謂賈充曰此人欲效曹芳也此人公若不早圖彼

必害我彼者何人也充曰某願為主公早晚圖之時魏甘露五年夏四月

司馬昭帶劍上殿髦起迎之羣臣皆奏曰大將軍功德巍巍合為晉

公加九錫髦低頭不答昭厲聲曰吾父子兄弟三人有大功於魏今

為晉公得毋不宜耶曹操受九錫尚能假意托辭司馬昭受九錫乃

應曰敢不如命口氣惡昭曰潛龍之詩視吾等如鰕鱔是何禮也天子

取禍又見於此髦不能答昭冷笑下殿眾官凜然髦歸後宮召侍中王沈尚

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三人入內計議髦泣曰司馬昭將懷篡逆人

所共知朕不能坐受廢辱卿等可助朕討之不能為刀用之潛龍如

王經奏曰不可昔魯昭公不忍季氏敗走失國今重權已歸司馬氏

久矣內外公卿不顧順逆之理阿附奸賊非一人也如華歆王邈且

陛下宿衛寡弱無用命之人陛下若不隱忍禍莫大焉且宜緩圖不

可造次髦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朕意已決便死何懼還是獻言

訖即入告太后王沈王業謂王經曰事已急矣我等不可自取滅族

之禍當往司馬公府下出首以免一死人心不附曹而附經大怒曰

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敢懷二心乎不肯輕動之人王沈王業見經不

從逕自往報司馬昭去了少頃魏主曹髦出內令護衛焦伯聚殿中

宿衛蒼頭官僮三百餘人曹操帳前虎衛軍動以鼓譟而出髦仗劍

升輦叱左右逕出南闕王經伏于輦前大哭而諫曰今陛下領數百

人伐昭是驅羊而人虎口耳以龍自比王經空死無益臣非惜命實

見事不可行也髦曰吾軍已行卿勿阻當遂望龍門而來只見賈充

戎服乘馬左有成倅右有成濟引數千鐵甲禁兵吶喊殺來攀仗劍
大喝曰吾乃天子也一向不成為天子此汝等突入宮庭欲弑君耶
禁兵見了曹髦皆不敢動衆人還有天子賈充呼成濟曰司馬公養
你何用正為今日之事也賈充只有司馬濟乃縛戟在手回顧充曰
當殺耶當縛耶直將曹髦充曰司馬公有令只要死的不要歡生
濟撚戟直奔輦前髦大喝曰匹夫敢無禮乎言未訖被成濟一戟刺
中前胸撞出輦來再一戟刃從背上透出死于輦旁從前天子遇害
者為之一嘆者為之一嘆焦伯挺鎗來迎被成濟一戟刺死衆皆逃走王經隨後趕來
大罵賈充曰逆賊安敢弑君耶充大怒叱左右縛定報知司馬昭
入內見髦已死乃佯作大驚之狀以頭撞輦而哭不知此處眼淚從何
處得來將誰欺欺天
乎令人報知各大臣時太傅司馬孚入內見髦屍首枕其股而哭曰
此是弑陛下者臣之罪也趙盾弑其君而春秋歸罪于遂將髦屍用
真哭

棺槨盛貯於偏殿之西昭入殿中召羣臣會議羣臣皆至獨有尚書

僕射陳泰不至昭令泰之舅尚書荀顛召之泰大哭曰論者以泰比

舅今舅實不如泰也吳國全紀是外甥背娘舅今乃披麻帶孝而入

哭拜於靈前昭亦佯哭而問曰今日之事何法處之泰曰獨斬賈充

少可以謝天下耳少可以謝天下則知昭沈吟良久又問曰再思

其次意在此泰曰惟有進于此者不知其次司馬昭昭曰成濟大

逆不道可剛之滅其三族濟大罵昭曰非我之罪是賈充傳汝之命

昭令先割其舌濟至死叫屈不絕弟成倅亦斬于市盡滅三族助亂

何為而助亂賊也後人有詩嘆曰

司馬當年命賈充 殺君南關赭袍紅

却將成濟誅三族 只道軍民盡耳聾

昭又使人收王經全家下獄王經正在廷尉廳下忽見縛其母至經

叩頭大哭曰不孝子累及慈母矣母大笑曰人誰不死正恐不得死
所耳以此棄命何恨之有○與徐庶之母並傳庶母欲其子之次曰忠漢經母喜其子之忠魏同一意也王經全家皆押赴東市王經母子含笑受刑滿城士庶無不垂淚後
人有詩曰

漢初誇伏劍 漢末見王經 眞烈心無異 堅剛志更清

節如泰華重 命似羽毛輕 母子聲名在 應同天地傾

太傅司馬孚請以王禮葬曹髦昭許之賈充等勸司馬昭受魏禪即

天子位昭曰昔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聖人稱爲至德

曹操欲學周文王司馬昭亦稱文王看樣得好魏武帝不肯受禪于

魏也曹芳常以曹操此可馬師矣今司馬昭亦以曹操自比夫賈充

等聞言已知司馬昭留意于子司馬炎矣曹操讓皇帝與曹丕做司

做欲篡其子孫而即遂不復勸進是年六月司馬昭立常道卿公曹

璜爲帝改元景元元年璜改名曹奐字景召乃武帝曹操之孫燕王

曹宇之子也奐封昭爲丞相晉公賜錢十萬絹萬疋其文武多官各

有封賞以下按過魏事再叙西蜀早有細卒報入蜀中姜維聞司馬昭弒了曹髦

立了曹奐喜曰吾今日伐魏又有名矣遂發書入吳令起兵問司馬

昭弒君之罪一面奏准後主起兵十五萬車乘數千輛皆置板箱干

上令廖化張翼爲先鋒化取子干谷翼取駱谷維自取斜谷皆要出

祁山之前取齊三路兵並起殺奔祁山而來此是七代中原時鄧艾在祁山

寨中訓練人馬聞報蜀兵三路殺到乃聚諸將計議叅軍王瓘曰吾

有一計不可明言見寫在此謹呈將軍台覽艾接來展看畢笑曰此

計雖妙只怕瞞不過姜維瓘曰某願捨命前去艾曰公志若堅必能

成功遂撥五千兵與瓘連夜從斜谷迎來正撞蜀兵前隊哨馬瓘

叫曰我是魏國降兵可報與主帥哨軍報知姜維維令攔住餘兵只

教為首的將來見瓊拜伏於地曰某乃王經之侄王瓊也近見司馬昭弒君將叔父一門皆戮某痛恨入骨今幸將軍興師問罪故特引本部兵五千來降願從調遣勦除奸黨以報叔父之恨與前蔡中蔡殺蔡瑁為名維大喜試令讀者猜之是謂瓊曰汝既誠心來降吾豈不誠心相待吾軍中所患者不過糧耳今有糧車數千見在川口汝可運赴祁山吾只今去取祁山寨也讀者試猜姜伯約是何意見瓊心中大喜以為中計忻然領諸姜維曰汝去運糧不必用五千人但引三千人去留下二千引路以打祁山妙着已瓊恐維疑惑乃引三千兵去了維令傳僉引二千魏兵隨征聽用忽報夏侯霸到霸曰都督何故准信王瓊之言也吾在魏雖不知備細未聞王瓊是王經之侄想是通諳其中多詐請將軍察之維大笑曰我已知王瓊之詐故分其兵勢將計就計而行原來如此霸曰公試言之維曰司馬昭奸雄比于曹操既殺

王經滅其三族安肯存親侄於關外領兵故知其詐也能料王瓊只耳仲權之見與我暗合於是姜維不出斜谷却令人於路暗伏以防王瓊奸細不旬日果然伏兵捉得王瓊回報鄧艾下書人來見維問了情節搜出私書書中約于八月二十日從小路運糧送歸大寨却教鄧艾遣兵于瑗山谷中接應維將下書人殺了却將書中之意改作八月十五日約鄧艾自率大兵于瑗山谷中接應一面令人扮作魏軍往魏營下書來降的是真魏兵下書的是假魏兵一面令人將見在糧車數百輛卸了糧米裝載乾柴茅草引火之物用青布罩之以此木換入木令傳僉引二千原降魏兵執打運糧旗號方知前留下魏兵維却與夏侯霸各引一軍去山谷中埋伏令蔣舒出斜谷廖化張翼俱各進兵來取祁山前姜維本自出斜谷今却換了蔣舒變化得妙却說鄧艾得了王瓊書信大喜急寫回書令來人回報至八月十五日鄧艾引五萬精兵徑

往雲山谷中來遠遠使人凭高眺探只見無數糧草接連不斷從山

回中而行此是傳命艾勒馬望之果然皆是魏兵知真左右曰天已

昏暮可速接應王瑾出谷口艾曰前面山勢掩映倘有伏兵急難退

步只可在此等候甚精細正言間忽兩騎馬驟至報曰王將軍因將

糧草過界背後人馬趕來望早救應此兩人是艾大驚急催兵前進

時值初更月明如晝正是八月十五日將寫火只聽得山後吶喊

艾只道王瑾在山後廝殺逕奔過山後時忽樹木後一彪軍撞出為

首蜀將傅僉縱馬大叫曰鄧艾匹夫已中吾主將之計何不早早下

馬受死讀至此為艾大驚勒回馬便走車上火盡着中秋放烟火竟

那火便是號火一火雨勢下蜀兵盡出殺得魏兵七斷八續但聞四

下山上只叫拏住鄧艾的賞千金封萬戶侯大是說得鄧艾棄甲丟

盔撇了坐下馬雜在步軍之中爬山越嶺而逃與曹操割髮棄姜維

夏侯霸只望馬上為首的逕來擒捉不想鄧艾步行走脫維領得勝

兵去接王瑾糧車却說王瑾密約鄧艾先期將糧草車仗整備停當

嵩候舉事忽有心腹人報事已洩漏鄧將軍大敗不知性命如何瑾

大驚令人哨探回報三路兵圍殺將來背後又見塵頭大起四下無

路瑾叱左右令放火盡燒糧草車輛前燒假糧此燒真糧一霎時火

光突起烈火燒空瑾大叫曰事已急矣汝等宜死戰乃提兵望西殺

出背後姜維三路追趕維只道王瑾捨命撞回魏國不想反殺入漢

中而去瑾因兵少只恐追兵趕上遂將棧道并各關隘盡皆燒毀姜

不先殺王瑾姜維恐漢中有失遂不追鄧艾提兵連夜抄小路來追

殺王瑾瑾被四面蜀兵攻擊投黑龍江而死又是以餘兵盡被姜維

坑之維雖然勝了鄧艾却折了許多糧車又毀了棧道乃引兵還漢

中鄧艾引部下敗兵逃回祁山寨內上表請罪自貶其職司馬昭見

艾數有大功不忍貶之復加厚賜艾將原賜財物盡分給被害將士之家昭恐蜀兵又出遂添兵五萬與艾守禦姜維連夜修了棧道又議出師正是

連修棧道兵連出

不伐中原死不休

未知勝負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一百十五回

詔班師後主信諛

托屯田姜維避禍

姜維四伐與三伐相連而三伐勝而四伐不勝張翼所謂回蛇添足者也今八伐亦與七伐相連而七伐勝而八伐不勝是又回蛇添足矣而姜維之意則以爲不然蓋回蛇而旣成則蛇固可以無足若回蛇而未就則蛇正不可無尾耳

洮陽之出維以爲非艾之料而艾則知其料我之不料也祁山之救維知爲艾之所料而艾則不知其料我之能料也至于後主之召回不獨維不料之艾亦不料之矣智者之智常出于智者之意外愚者之愚亦出于智者之意外讀書至此能不爲之慨然

又有讀至終篇而復與最先開卷之數行相應者如觀黃龍見井之兆令人思青蛇見御座之時觀曹髦咏黃龍之詩令人思漢帝咏飛燕之句斯已奇矣然當時之人猶未以前相况也至于姜維之欲去黃皓則明明以十常侍爲比明明以靈帝爲鑒於一百十回之後忽然如睹一百一回以前之人忽然重見一百十回以前之事如此首尾連合豈非絕世奇文

武侯出師以屯田終姜維出師亦以屯田終屯沓中與屯渭濱

無異耳以為避禍而保蜀之道在焉以為保蜀而取魏之道亦在焉姜維未常有九伐之事而後人以沓中之役為姜維之九伐中原夫為取魏而屯田則雖謂之九伐焉可也

蜀之伐魏自此終而魏之伐蜀又自此始可見漢不滅賊則賊必滅漢此正武侯不兩立之說也先主將入西川先見孔明畫圖一幅又得張松圖一幅司馬昭將入西川先見鄧艾沓中圖一幅一本又得鍾會全蜀圖一幅前後天然相對若合符節真奇文奇事

却說蜀漢景耀五年冬十月大將軍姜維差人連夜修了棧道整頓軍糧兵器又於漢中水路調撥船隻俱已完備上表奏後主曰臣果出戰雖未成大功已挫動魏人心膽今養兵日久不戰則懶懶則致病其語甚壯如先主其語甚壯如先主况今軍思效死將思用命臣如不勝當受死罪

數語又抵得一篇出師表

後主覽表猶豫未決譙周出班奏曰臣夜觀天文見西

蜀分野將星暗而不明

譙周好言天文又為後文伏筆

今大將軍又欲出師此行甚

是不利陛下可降詔止之後主曰且看此行若何果然有失却當阻之譙周再三苦諫不從乃歸家嘆息不已遂推病不出却說姜維臨

興兵乃問廖化曰吾今出師誓欲恢復中原當先取何處化曰連年征伐軍民不寧兼魏有鄧艾足智多謀非等閒之輩將軍強欲行強

為之事此化所以不敢專也

廖化前番欲戰此番不欲戰亦與張翼之見合矣

維勃然大怒

曰昔丞相六出祁山亦為國也吾今八次伐魏豈為一己之私哉今當先取洮陽如有逆吾者必斬遂令廖化守漢中自同諸將提兵三

十萬逕取洮陽而來

此是入伐中原

早有川口人報入祁山寨中時鄧艾正

與司馬望談兵聞知此信遂令人哨探回報蜀兵盡從洮陽而出司

馬望曰姜維多計莫非虛取洮陽而實來取祁山乎鄧艾曰今姜維

實出洮陽也望曰公何以知之艾曰向者姜維累出吾有糧之地今洮陽無糧維必料吾只守祁山不守洮陽故逕取洮陽如得此城屯糧積草結連羌人以圖久計耳姜維欲取洮陽之意姜維不會說明却在鄧艾口中說出妙望曰若此如之奈何艾曰可盡徹此處之兵分為兩路去救洮陽離洮陽二十五里有侯河小城乃洮陽咽喉之地公引一軍伏於洮陽偃旗息鼓大開四門如此如此而行我却引一軍伏侯河必獲大勝也此又為鄧艾所算與取上却時一樣局面籌畫已定各各依計而行只留偏將師纂守祁山寨却說姜維令夏侯霸為前部先引一車運取洮陽霸提兵前進將近洮陽望見城上並無一桿旌旗四門大開霸心下疑惑未敢入城回顧諸將曰莫非詐乎諸將曰眼見得是空城只有些小百姓聽知大將軍兵到盡棄城而走了霸未信自縱馬於城南視之只見城後老小無數皆望西北而逃霸大喜曰果空城也夏侯霸多謀此番却在鄧艾之下

遂當先殺人餘眾隨後而進方到瓮城邊忽然一聲砲響城上鼓角齊鳴旌旗遍豎拽起吊橋霸大驚曰誤中計矣慌欲退時城上矢石如雨可憐夏侯霸同五百軍皆死於城下如曹仁在後人有詩漢曰

大膽姜維妙算長

誰知鄧艾暗提防

可憐投漢夏侯霸

頃刻城邊箭下亡

司馬望從城內殺出蜀兵大敗而逃隨後姜維引接應兵到殺退司馬望就傍城下寨維聞夏侯霸射死嗟傷不已是夜二更鄧艾自侯河城內暗引一軍潛地殺入蜀寨蜀兵大亂姜維禁止不住城上鼓角喧天司馬望引兵殺出兩下夾攻蜀兵大敗維左衝右突死戰得脫退二十餘里下寨姜維又籌蜀兵兩番敗走之後心中搖動維與眾將曰勝敗乃兵家之常今雖損兵折將不足為憂成敗之事在此一

舉汝等始終勿改如有言退者立斬不但天意不可回人亦未可以強矣張翼進言曰魏兵皆在此處祁山必然空虛將軍整兵與鄧艾交鋒攻打洮陽侯河某引一軍取祁山張翼之計亦自勝着借維從之又為鄧艾猜破即令張翼引後軍逕取祁山維自引兵到侯河搦鄧艾交戰艾引軍出迎兩軍對圓二人交鋒數十餘合不分勝負各收兵回寨次日姜維又引兵挑戰鄧艾按兵不出姜維令軍辱罵鄧艾尋思曰蜀人被吾大殺一陣全然不退連日反來搦戰必分兵去襲祁山寨也守寨將師纂兵少智寡必然敗矣吾當親往救之張翼所算又在鄧艾算中乃喚子鄧忠分付曰汝用心守把此處任他搦戰却勿輕出吾今夜引兵去祁山救應是夜二更姜維正在寨中設計忽聽得寨外喊聲震地鼓角喧天人報鄧艾引三千精兵夜戰諸將欲出維止之曰勿得妄動原來鄧艾引兵至蜀寨前哨探了一遍乘勢

去救祁山鄧艾之救祁山不用叫救疾走却用鼓角喧天借夜戰為名乘勢而去真意料所不及鄧忠自入城去了姜維喚諸將曰鄧艾虛作夜戰之勢必然去救祁山寨矣我猜着你好看殺人乃喚傅僉分付曰汝守此寨勿輕與敵囑畢維自引三千兵來助張翼兩人真是對手敘法簡淨却說張翼正到祁山攻打守寨將師纂兵少支持不住看看待破忽然鄧艾兵至衝殺了一陣蜀兵大敗把張翼隔在山後絕了歸路正慌急之間忽聽的喊聲大震鼓角喧天只見魏兵紛紛倒退左右報曰大將軍姜伯約殺到伯約之來又在張翼一邊寫得奕兀翼乘勢驅兵相應兩下夾攻鄧艾折了一陣急退上祁山寨不出姜維令兵四面攻圍話分兩頭却說後主在成都聽信宦官黃皓之言又溺于酒色不理朝政阿斗如此不長進子龍錯抱了他也時有大臣劉琰妻胡氏極有顏色因人宮朝見皇后留在宮中一月方出此時宮中府中琰疑其妻與後主私通命婦留宮一月原無此禮但後乃喚帳下軍士

五百人列于前將妻綁縛令軍以履撻其面數十幾死復甦與面何
其治容後主聞之大怒令有司議劉琰罪有司議得卒非撻妻之人
面非受刑之地命婦非人侍宮禁之人宮中亦合當棄市罪斬劉琰
自此命婦不許入朝然一時宮僚以後主荒淫多有疑怨者于是賢
人漸退小人日進親賢人遠小人前漢所以傾頽也令人憶武侯之言時右
將軍閻宇身無寸功只因阿附黃皓遂得重爵聞姜維統兵在祁山
乃說皓奏後主曰姜維屢戰無功可命閻宇代之是欲以騎劫後主
從其言遣使齎詔召回姜維維正在祁山攻打寨柵忽一日三道詔
至宣維班師何異岳飛維只得遵命先令洮陽兵退次後與張翼徐
徐而退艾在寨中只聽得一夜鼓角喧天不知何意至平明人報
蜀兵盡退止留空寨與艾救祁山艾疑有計不敢追襲姜維此番
維所不料亦艾維運到漢中歇住人馬自與使命入城都見後主後
艾所不料也

主一連十日不朝維心中疑惑是日至東華門遇見秘書郎卻正維
問曰天子召維班師公知其故否正笑曰大將軍何尚不知黃皓欲
使閻宇立功奏聞朝廷發詔取回將軍今聞鄧艾善能用兵因此寢
其事矣忽與忽寢全憑一箇宦官做主可發維大怒曰我必殺此宦
豎此時姜維欲效袁紹之卻正止之曰大將軍繼武侯之事任大職
重豈可造次倘老天子不容反為不美矣維謝曰先生之言是也次
日後主與黃皓在後園宴飲維引數人逕入早有人報知黃皓皓急
避于湖山之側黃皓如此害怕原不比張護趙維至亭下拜了後主
泣奏曰臣困鄧艾于祁山陛下連降三詔召臣回朝未審聖意為何
後主默然不語維又奏曰黃皓奸巧專權乃靈帝時十常侍也直照
第一卷可謂常山陛下近則鑒於張讓遠則鑒於趙高又說一箇樣
早殺此人朝廷自然清平中原方可恢復後主笑曰黃皓乃趨走小

臣縱使專權亦無能為昔者董允每切齒恨皓朕甚怪之補前文卿所未及

何必介意維叩頭奏曰陛下今日不殺黃皓禍不遠也後主曰愛之

欲其生惡之欲其死卿何不容一宦官耶令近侍於湖山之側喚出

黃皓至亭下命拜姜維伏罪和事皓哭拜維曰某早晚趨侍聖上而

已並不干與國政將軍休聽外人之言欲殺某也某命係于將軍惟

將軍憐之言罷叩頭流涕乞憐取好是此輩故態其維忿忿而出即

往見卻正備將此事告之正曰將軍福不遠矣將軍若危國家隨滅

不特為伯約憂維曰先生幸教我以保國安身之策正曰隴西有一

正為國家憂去處名曰沓中此地極其肥壯將軍何不效武侯屯田之事

田又將屯田田之事田渭濱

事一提照應一奏知天子前去沓中屯田一者得麥熟以助軍實是

百二回中事三者魏人不敢正視漢中三是一

兵二者可以盡圖隴右諸郡進取此乃保國安身之

策也宜早行之三句是保國維大喜謝曰先生金玉之言也次日姜

維表奏後主求沓中屯田效武侯之事後主從之維遂還漢中聚諸

將曰某累出師因糧不足未能成功今吾提兵八萬往沓中種麥屯

田徐圖進取汝等久戰勞苦今且歛兵聚穀退守漢中魏兵千里運

糧糧經涉山嶺自然疲乏疲乏必退那時乘虛追襲無不勝矣姜維意

是以破魏為事遂令胡濟屯漢壽城王含守樂城蔣斌守漢城蔣舒傅中只

守關隘分撥已畢維自引兵八萬來沓中種麥以為計蜀漢再敘

魏却說鄧艾聞姜維在沓中屯田於路下四十餘營連絡不絕如長

蛇之勢連營亦與傳法一般艾遂令細作相了地形畫成圖本具表

申奏先是一晉公司馬昭見之大怒曰姜維屢犯中原不能勦除是

吾心腹之患也賈充曰姜維深得孔明傳授急難退之須得一智勇

之將往刺殺之可免動兵之勞賈充是盜從事中郎荀勗曰不然今

之將往刺殺之可免動兵之勞賈充是盜從事中郎荀勗曰不然今

蜀王劉禪溺于酒色信用黃皓大臣皆有避禍之心姜維在沓中屯田止避禍之計也若令大將伐之無有不勝何必用刺客乎方是堂堂正正論昭大笑曰此言最善吾欲伐蜀誰可為將荀勗曰鄧艾乃世之良材更得鍾會為副將大事成矣昭大喜曰此言正合吾意乃召鍾會入而問曰吾欲令汝為大將去伐東吳可乎將行刺跌出典師又將伐吳跌出伐蜀事曲而文亦會曰主公之意本不欲伐吳實欲伐蜀也妙昭大笑曰子誠識吾心也但卿往伐蜀當用何策會曰某料主公欲伐蜀已畫圖現在此又是一昭展開視之圖中細載一路安營下寨屯糧積草之處從何而進從何而退一一皆有法度到艾止畫沓中之圖鍾會又圖昭全蜀之圖同一圖又自各別昭看了大喜曰真良將也卿與鄧艾合兵取蜀何如會曰蜀川道廣非一路可進當使鄧艾分兵各進可也既以伐吳跌出伐蜀又以昭遂合兵跌出分兵曲折之甚拜鍾會為征西將軍假節鉞都督關中人馬調遣青徐兗豫荆揚等

處一面差人持節令鄧艾為征西將軍都督關外隴上使約期伐蜀因遣新將再封舊將一新一舊便有不相下之勢次日司馬昭於朝中計議此事前將軍鄧敦曰姜維屢犯中原我兵折傷甚多只今守禦尚自未保奈何深入山川危險之地自取禍亂耶昭怒曰吾欲興仁義之師伐無道之主汝安敢逆吾意叱武士推出斬之須臾呈鄧敦首級於階下眾皆失色統君之後又必示威于臣伐國之前昭曰吾自征東以來息歇六年治兵繕甲皆已完備欲伐吳蜀久矣今先定西蜀乘順流之勢水陸並進併吞東吳此滅虢取虞之道也方算伐蜀又算到伐吳自吾此至未卷方是一氣阿成吾料西蜀將士守成都者八九萬守邊境者不過四五萬姜維屯田者不過六七萬今吾已令鄧艾引關外隴右之兵十餘萬絆住姜維於沓中使不得東顧遣鍾會引關中精兵二三十萬直抵駱谷三路以襲漢中此處本欲鄧艾絆住姜維鍾會潛入西川後文却是鍾會絆住姜維鄧艾潛入西川正妙在與後相反方見事之變化

蜀主劉禪昏暗邊城外破土女內震其亡可必矣眾皆拜服却說鍾會受了鎮西將軍之印起兵伐蜀會恐機謀或洩却以伐吳為名令青兗豫荆楊等五處各造大船又遣唐咨于登萊等州傍海之處拘集海船鍾會伴作伐吳即劉司馬昭不知其意遂召鍾會問之曰子從旱路收川何用造船耶會曰蜀若聞我兵大進必求救於東吳也故先布聲勢作伐吳之狀吳必不敢妄動一年之內蜀已破船已成而伐吳豈不順乎亦從伐蜀先算到伐吳自昭大喜選日出師時魏此至未卷方是一氣呵成

景元四年秋七月初三日鍾會出師司馬昭送之於城外十里方回西曹掾邵悌密謂司馬昭曰今主公遣鍾會領十萬兵伐蜀愚料會志大心高不可使獨掌大權早為鍾會謀反伏線昭笑曰吾豈不知之悌曰主公既知何不使人同領其職昭言無數語使邵悌疑心頓釋正是

方當土馬驅馳日 早識將軍跋扈心

未知其言若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一百十六回

鍾會分兵漢中道

武侯顯聖定軍山

此卷記魏取蜀之事也而司馬昭主其事則非魏之能取之而晉之取之也魏之滅尚在蜀滅之後然曹芳已廢而曹髦已弒雖免之一息尚存而已全乎其為晉也全乎其為晉則不得復以魏目之猶之起兵徐州乃備之討曹而非備之犯漢兵敗當陽乃魏之攻備而非漢之伐備也前乎此者魏之攻蜀有二一發于曹丕五路之兵不戰而自解再發於曹叡而陳倉之兵遇兩而引歸是天意之不欲以魏滅漢也明矣天不欲與漢而又

不欲以魏滅漢於是滅之以滅魏之晉焉而漢之滅庶可以無

憾云爾

鍾會將取蜀而佯作取吳之勢其謀是詐乃未取蜀而先為取吳之地其謀仍是真斯亦伏線之最奇者矣而猶未也卻悌於會之未行而預知其必勝預知其必叛則更奇司馬昭於會之未勝而預知其勝後之必叛又知其叛之必無成則尤奇以數卷之線於一卷伏之天然有此一氣呼應之文迥之作稗官者雖欲執筆而效焉豈可得耶

黃巾以妖邪惑眾此第一卷中之事也而帥婆之妄托神言似之張讓隱匿黃巾之亂以欺靈帝亦第一卷中之事也而黃皓隱匿姜維之表又似之前有男妖後有女妖而女甚於男前有十常侍後有一常侍而一可當十文之有章法者首必應尾尾必應首讀三國至此篇是一部大書前後大關合處

以死諸葛走生仲達而武侯不死以死諸葛嚇生鍾會而武侯又不死然武侯能顯聖以諭魏將而不顯聖以教後主能顯聖以護百姓而不顯聖以助姜維則何也曰此天之不可強也自非然者武侯之前關公亦嘗顯聖矣關公能顯聖以追呂蒙豈不能顯聖以追陸遜能顯聖以解鐵車之圍豈不能顯聖以救猱亭之敗哉

鄧艾未入川時先得一夢鍾會於定軍山前亦得一夢人但知艾與會之夢為夢而不知艾之以夢告卜者亦夢也會之祭武侯與武侯之托夢于會亦夢也不獨兩人之事業以成夢即三分之割據皆成夢先主孫權曹操皆夢中之人西蜀東吳北魏盡夢中之境誰是誰非誰強誰弱盡夢中之事讀三國者讀此卷述夢之文凡三國以前三國以後總當作如是觀

却說司馬昭謂西曹掾邵悌曰朝臣皆言蜀未可伐是其心怯若使
強戰必敗之道也此不遺他人今鍾會獨建伐蜀之策是其心不怯
心不怯則破蜀必矣蜀既破則蜀人心膽已裂敗軍之將不可以言
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會即有異志蜀人安能助之乎早為夢
不成至若魏人得勝思歸必不從會而反更不足慮耳從鍾會伏線
此言乃吾與汝知之切不可泄漏邵悌拜服却說鍾會下寨已畢升
帳大集諸將聽令時有監軍衛瓘護軍胡烈大將田續龐會田章爰
鄒丘健夏侯咸王買皇甫閻句安等八十餘員會曰必須一大將為
先鋒逢山開路遇水疊橋誰敢當之一人應聲曰某願往會視之乃
虎將許褚之子許儀也虎擬之勇已隔數眾皆曰非此人不可為先
鋒會喚許儀曰汝乃虎體猿班之將父子有名今眾將亦皆保汝汝
可掛先鋒印領五千馬軍一千步軍逕取漢中兵分三路汝領中路

出斜谷

武侯嘗從此處去鍾會却左軍出駱谷姜維嘗從此處去鍾

映文相

右軍出子午谷魏延欲從此處去鍾會却此皆崎嶇山險之地

當令軍填平道路修橋梁鑿山破石勿使阻礙如違必按軍法數語

說鄧艾在隴西既受伐蜀之詔一面令司馬望往過羌人又遣雍州

刺史諸葛緒天水太守王頎隴西太守牽弘金城太守楊欣各調本部

兵前來聽令先寫鍾會一番調度便接寫比及軍馬雲集鄧艾夜作

一夢夢見登高山望漢中忽於脚下迸出一泉水勢上湧須臾驚覺

易艾備言其夢緩答曰易云山上有水曰蹇蹇卦者利西南不利東

北孔子云蹇利西南往有功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不是圖夢却是

是卜將軍此行必然克蜀但可惜蹇滯不能還早為鄧艾伏案艾聞言愀

然

然不樂忽鍾會檄文至約艾起兵於漢中取齊艾遂遣雍州刺史諸葛緒引兵一萬五千先斷姜維歸路次遣天水太守王順引兵一萬五千從左攻沓中隴西太守牽弘引一萬五千人從右攻沓水又遣金城太守楊欣引一萬五千人於甘松邀姜維之後鍾會三路各不艾自引兵三萬往來接應却說鍾會出師時有百官送出城外旌旗蔽日鎧甲凝霜人強馬壯威風凜凜人皆稱羨惟有相國參軍劉實微笑不語知而不言更有意思太尉王祥見實冷笑就馬上握其手而問曰鍾鄧二人此去可平蜀乎實曰破蜀必矣但恐皆不得還都耳此處又總為二王祥問其故劉實但笑而不答是有人祥遂不復問却說魏兵既發早有細作人沓中報知姜維維即具表申奏後主請降詔遣左車騎將軍張翼領兵守護陽平關右車騎將軍廖化領兵守陰平橋這二處最為要緊若失二處漢中不保矣鍾會三路各不艾四路各

封重在二路一面當遣使人吳求救正與鍾會之言相合臣一面自起沓中之

兵拒敵連此亦時後主改景耀五年為炎興元年插入此句為後二

日與宦官黃皓在宮中遊樂忽接姜維之表即召黃皓問曰今魏國

遣鍾會鄧艾大起人馬分道而來如之奈何赤壁之戰曾仗孔明東

退之南風皓奏曰此乃姜維欲立功名故上此表陛下寬心勿生疑慮

臣聞城中有一師婆供奉一神能知吉凶可召來問之今日人家女

後主從其言於後殿陳設香花紙燭享祭禮物令黃皓用小車請入

宮中坐於龍牀之上即此師婆亦是蜀中之大災後主焚香祝畢師

婆忽然披髮跣足就殿上跳躍數十遍盤旋於案上活画一師皓曰

此神人降矣陛下可退左右親禱之後主盡退侍臣再拜祝之即天

師婆亦是朝中一大災與雌雞化為雄同觀陛下欣樂太平何為求問他事數年之後魏國

當與青蛇升御座同觀

是朝中一大災異當

與雌雞化為雄同觀

陛下欣樂太平何為求問他事數年之後魏國

師婆亦

疆土亦歸陛下矣陛下切切憂慮言訖昏倒於地半晌方甦活圖一師婆身

分後主大喜重加賞賜自此淡信師婆之說遂不聽姜維之言每日只在宮中飲宴歡樂

自李催信師巫言已姜維累申告急文皆被黃皓隱匿因此悞了大事消息前後一轍却說鍾會大軍迤邐望漢

中進發前軍先鋒許儀要立頭功先領兵至南鄭關儀謂部將曰過此關即漢中矣關上不多人馬我等便可奮力搶關眾將領命一齊

并力向前原來守關蜀將盧遜早知魏兵將到先於關前木橋左右伏下軍士裝起武侯所遺十矢連弩又將武侯臨終之事一比及許

儀兵來搶關時一聲梆子響處矢石如雨儀急退時早射倒數十騎魏兵大敗儀回報鍾會會自提帳下甲士百餘騎來看果然箭弩一

齊射下會撥馬便回關上盧遜引五百軍殺下來會拍馬過橋橋上土塌陷住馬蹄爭些兒掀下馬來馬掙不起會棄馬步行跑下橋時

盧遜趕上一鎗刺來讀者至此必却被魏將中荀愷回身一箭射盧

遜落馬鍾會麾眾乘勢搶關關上軍士因有蜀兵在關前不敢放箭被鍾會殺散奪了山關鍾會幾死復生又奪山即以荀愷為護軍以

全副鞍馬鎧甲賜之會喚許儀至帳下責之曰汝為先鋒理合逢山開路遇水疊橋專一修理橋梁道路以便行軍吾方纔到橋上陷住

馬蹄幾乎墮橋若非荀愷吾已被殺矣會之不死實有天幸汝既違軍令當按軍法叱左右推出斬之諸將告曰其父許褚有功於朝廷又將許褚

望都督恕之會怒曰軍法不明何以令眾遂令斬首示眾諸將無不駭然

早為後文諸將不敢出戰只閉門自守鍾會下令曰兵貴神速不可少停魏兵利在

利在乃令前軍李輔圍樂城護軍荀愷圍漢城自引大兵取陽平關

守關蜀將傅僉與副將蔣舒商議戰守之策舒曰魏兵甚眾勢不可

守關蜀將傅僉與副將蔣舒商議戰守之策舒曰魏兵甚眾勢不可

守關蜀將傅僉與副將蔣舒商議戰守之策舒曰魏兵甚眾勢不可

當不如堅守為上守戰不如守其言是矣會曰不然魏兵遠來必然疲

困雖多不足懼我等若不下關戰時漢樂三城休矣不懷好意了蔣舒默然不答

大叫曰吾今統十萬之眾到此如早早出降各依品級陞用如執迷

不降打破關隘玉石俱焚傳會大怒令蔣舒把關自引三千兵殺下

關來鍾會便走魏兵盡退會乘勢追之魏兵復合會欲退入關時關

上已監起魏家旗號讀至此只道鍾會使人襲關只見蔣舒叫曰吾

已降了魏也會大怒厲聲罵曰忘恩背義之賊有何面目見天下乎

撥回馬復與魏兵接戰魏兵四面合來將傳會圍在垓心會左衝右

突往來死戰不能得脫所領蜀兵十傷八九會乃仰天嘆曰吾生為

蜀臣死亦當為蜀鬼如此之鬼鬼不可朽矣若師婆乃復拍馬衝殺

身被數鎗血盈袍鎧坐下馬倒會自刎而死無屍後人有詩嘆曰

一日抒忠憤 千秋仰義名 寧為傳會死 不作蔣舒生

鍾會得了陽平關關內所積糧草軍器極多大喜遂犒三軍是夜魏

兵宿於陽安城中忽聞西南上喊聲大震鍾會慌忙出帳視之絕無

動靜魏軍一夜不敢睡次夜三更西南上喊聲又起讀至此疑是

耳鍾會驚疑向曉使人探之回報曰遠哨十餘里並無一人却是會

驚疑不定乃自引數百騎俱全裝貫帶望西南巡哨前至一山只見

殺氣四面突起愁雲布合霧鎖山頭讀至此又疑是武侯所設會

勒住馬問鄉導官曰此何山也答曰此乃定軍山昔日夏侯淵歿於

此處夏侯淵事已隔數十卷於此忽然照應會聞之悵然不樂遂勒

馬而回轉過山坡忽然狂風大作背後數千騎突出隨風殺來讀此

再猜不出會大驚引眾縱馬而走諸將墜馬者不計其數及奔到陽安關

時不會折一人一騎只跌損面目失了頭盔皆言曰但見陰雲中人

馬殺來比及近身却不傷人只是一陣旋風而已師婆所言之神不見

之鬼却是神奇會問降將蔣舒曰定軍山有神廟乎舒曰並無神廟惟有諸

葛武侯之墓照應一百會驚曰此必武侯顯聖也定軍山顯聖與王

遙相吾當親往祭之次日鍾會備祭禮宰大牢自到武侯墳前再拜

致祭祭畢狂風頓息愁雲四散忽然清風習習細雨紛紛一陣過後

天色晴朗魏兵大喜皆拜謝回營是夜鍾會在帳中伏几而寢忽然

一陣清風過處只見一人綸巾羽扇身衣鶴氅素履皂絲面如冠玉

唇若抹硃眉清目朗身長八尺飄飄然有神仙之槩忽于鍾會夢中

彷彿先主草其人步入帳中會起身迎之曰公何人也其人曰今早

重承見顧吾有片言相告雖漢祚已衰天命難違然兩川生靈橫懼

兵革誠可憐憫汝入境之後萬勿妄殺生靈謂朗數語迄今如聞言

乞拂袖而去會欲挽留之忽然驚醒乃是一夢會知武侯之靈不勝

驚異於是傳令前軍立一白旗上書保國安民四字所到之處如受

殺一人者償命不是寫活鍾會於是漢中人民盡皆出城拜迎會一

一撫慰秋毫無犯後人有詩讚曰

數萬陰兵遶定軍 致令鍾會拜靈神

生能決策扶劉氏 死尚遺言保蜀民

却說姜維在沓中聽知魏兵大至傳檄廖化張翼董厥提兵接應一

面自分兵列將以待之忽報魏兵至維引兵迎魏陣中為首大將乃

天水太守王頌也頌出馬大呼曰吾今大兵百萬上將千員分二十

路而進已到成都汝不思早降猶欲抗拒何不知天命耶維大怒挺

鎗縱馬直取王頌戰不二合頌大敗而走姜維驅兵追殺至二十里

只聽得金鼓齊鳴一枝兵擺開旗上大書隴西太守牽弘字樣維笑

曰此等鼠輩非吾敵手遂催兵追之又趕到十里却遇鄧艾領兵殺

到兩軍混戰維抖擻精神與艾戰有十餘合不分勝負後面鑼鼓又
鳴維急退時後軍報說甘松諸寨盡被金城太守楊欣燒毀了兩路
實敘一路太守維大驚急令副將虛立旗號與鄧艾相拒維自撤後
軍星夜來救甘松正遇楊欣欣不敢交戰望山路而走維隨後趕來
將至巖下巖上木石如雨維不能前進比及回到半路蜀兵已被鄧
艾殺敗魏兵大隊而來將姜維圍住維引眾騎殺出重圍奔入大寨
堅守以待救兵忽流星馬到報說鍾會打破陽平關守將蔣舒歸降
傳命戰死漢中已屬魏矣此事已實敘在前於此再虛敘一遍樂城守將王含漢城守
將蔣斌知漢中已失亦開門而降二人之降在前未會實敘胡濟抵
敵不住逃回城都求援去了此事在前未會實敘維大驚即傳令
拔寨是夜兵至疆川口前面一軍擺開為首魏將乃是金城太守楊
欣維大怒縱馬交鋒只一合楊欣敗走維撚弓射之連射三箭皆不

中維轉怒自折其弓挺鎗趕來戰馬前失將維跌在地上楊欣撥回
馬來殺姜維讀至此必謂維躍起身一鎗刺去正中楊欣馬腦又是
逢背後魏兵驟至救欣去了維騎上從馬欲待追時忽報後面鄧艾
兵到維首尾不能相顧遂收兵要奪漢中哨馬報說雍州刺史諸葛
緒已斷了歸路諸葛緒之兵維乃據山險下寨魏兵屯於陰平橋頭
維進退無路長嘆曰天喪我也副將竇隨曰魏兵雖斷陰平橋雍州
必然兵少將軍若從孔函谷逕取雍州諸葛緒必撤陰平之兵救雍
州將軍却引兵奔劍閣守之則漢中可復矣欲取劍閣反先取維從
之即發兵入孔函谷詐取雍州細作報知諸葛緒緒大驚曰雍州是
吾合兵之地倘有疎失朝廷必然問罪急撤大兵從南路去救雍州
只留一枝兵守橋頭姜維入北道約行三十里料知魏兵起行乃勒
回兵後隊作前隊逕到橋頭果然魏兵大隊已去只有些小兵把橋

被維一陣殺散盡燒其寨柵諸葛緒聽知橋頭火起復引兵回姜維兵已過半日了因此不敢追趕絕處逢生却說姜維引兵過了橋頭正行之間前面一軍來到乃左將軍張翼右將軍廖化也維問之翼曰黃皓聽信師巫之言不肯發兵翼聞漢中已危自起兵來時陽平關已被鍾會所取今聞將軍受困特來接應遂合兵一處化曰今四面受敵糧道不通不如退守劍閣再作良圖與齊隨之意相合維疑慮未決忽報鍾會鄧艾分兵十餘路殺來維欲與翼化分兵迎之化曰白水池狹路多非爭戰之所不如且退去救劍閣可也若劍閣一失是絕路矣維從之遂引兵來投劍閣將近關前忽然鼓角齊鳴喊聲大起旌旗遍豎一枝軍把住關口故作驚人之筆正是漢中險峻已無有劍閣風波又忽生未知何處之兵且看下文分解

第一百十七回

鄧上載偷度陰平

諸葛瞻戰死綿竹

百人險而能出者先主檀溪之躍後主當陽之奪孫權道遶津之逃曹操濮陽之敗潼關之奔華容道之釋司馬懿上方谷之走皆是也然此特事之險而非地之險也又特難之以險脫而非功之以險成也若夫造最險之謀而經最險之地犯險之患而成最險之功則未有如鄧艾之貫索於懸崖畏瓊於峭壁持斧挾鑿以行七百里無人之境者也人即好幽幽不至此文即好奇奇不至此不謂讀三國者讀至終篇有此驚見駭聞之樂南鄭橋邊之鍾會猶鐵籠山中之司馬昭也昭幾死而不死會亦幾死而不死皆天意也偷渡陰平嶺之鄧艾猶欲出于午谷

之魏延也武侯以疑之計為危而廷不得自行其危鍾會以艾之計為危而艾竟得自行其危亦皆天意也天帝所在有非人力之所得而強耳

武侯顯聖以告鍾會而不顯聖以告鄧艾不見武侯之神也然既顯聖於定軍山又必顯聖於陰平嶺則武侯之靈毋乃太勞乎今有不必顯聖而同於顯聖者定軍有墓武侯如在焉陰平有寨武侯亦如在焉風中隱隱有人不若石上明明有字山前一夢能保蜀人之生又不若嶺邊一碣能決魏將之死愈出愈奇豈非曠古奇觀

蜀之來援甚急而吳之來援甚遲論者以此咎吳而不必以此咎吳也何也孫休之不能援劉禪猶張魯之不能援劉璋也以漢中救成都則近以江東救綿竹則遠近且莫救遠何望乎且

人事已非天命已去即使丁奉倍道而來若馬超之攻葭萌而蜀中之有黃皓甚於隴中之有楊松內亂既深雖有外助必無濟矣故君子不為吳咎而但為蜀咎

諸葛瞻父子受命於大事既去之後而能以一死報社稷君子曰武侯於是乎不死矣蓋戰死綿竹之心亦秋風五丈原之心也使當日甘心降魏以圖苟全則於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家訓不其有愧乎故瞻尚生則武侯死瞻尚亡則武侯存

却說輔國大將董厥聞魏兵十餘路入境乃引二萬兵守住劍閣當日望塵頭大起疑是魏兵急引軍把住關口董厥自臨軍前視之乃姜維廖化張翼也姜維絕處逢生却在董厥大喜接入關上禮畢哭訴後主黃皓之事維曰公勿憂慮若有維在必不容魏來吞蜀也且守劍閣徐圖退敵之計厥曰此關雖然可守爭奈成都無人倘為敵

人所襲大勢瓦解矣預為後主維曰成都山險地峻非可易取不必

憂也正言間忽報諸葛緒領兵殺至關下維大怒急引五千兵殺下

關來直撞入魏陣中左衝右突殺得諸葛緒大敗而走退數十里下

寨魏軍死者無數蜀兵槍斃許多馬匹器械維收兵回關此是燈欲却

說鍾會離劍閣二十里下寨諸葛緒自來伏罪會怒曰吾令汝守把

陰平橋頭以斷姜維歸路如何失了今又不得吾令擅自進兵以致

此敗緒曰維詭計多端詐取雍州緒恐雍州有失引兵去救維乘機

走脫緒因趕至關下不想又為所敗會大怒叱令斬之監軍衛瓘曰

緒雖有罪乃鄧征西所督之人不爭將軍殺之恐傷和氣會曰吾奉

天子明詔晉公鈞命特來伐蜀便是鄧艾有罪亦當斬之會與艾不

眾皆力勸會乃將諸葛緒用檻車載赴洛陽任晉公發落隨將緒所

領之兵收在部下調遣全不顧鄧艾體面為有人報與鄧艾大怒

曰吾與汝官品一般吾久鎮邊疆於國多勞汝安敢妄自尊大耶此

尚不是爭功不過是爭體面爭意氣耳。想子鄧忠勸曰小不忍則

亂大謀父親若與他不睦必誤國家大事望且容忍之艾從其言然

畢竟心中懷怒還其軍二可怒也言欲殺鄧艾三可怒也該怒乃引

十數騎來見鍾會會問艾至便問左右艾引多少軍來左右答曰只

有十數騎會乃令帳上帳下列武士數百人艾下馬入見會接入帳

禮畢艾見軍容甚肅心中不安乃以言挑之曰將軍得了漢中乃朝

廷之大幸也可定策早取劍關並不提起諸葛會曰將軍明見若何

艾再三推稱無能期期不吐是會固問之艾答曰以愚意度之可引

一軍從陰平小路出漢中德陽亭用奇兵逕取成都姜維必撤兵來

救將軍乘虛就取劍關可獲全功是行險微倖會大喜曰將軍此計

甚妙可即引兵去吾在此專候捷音奸詐二人飲酒相別會回本帳

好詐

與諸將曰人皆謂鄧艾有能今日觀之乃庸材耳方知適纔大喜眾
 問其故會曰陰平小路皆高山峻嶺若蜀以百餘人守其險要斷其
 歸路則鄧艾之兵皆餓死矣吾只以正道而行何愁蜀地不破乎遂
 置雲梯砲架只打劍門關却說鄧艾出轅門上馬回顧從者曰鍾會
 待吾若何從者曰觀其辭色甚不以將軍之言為然但以口強應而
 已在從人口中艾笑曰彼料我不能取成都我偏欲取之回到本寨
 師纂鄧忠一班將士接問曰今日與鍾鎮西有何高論艾曰吾以實
 心告彼彼以庸才視我彼今得漢中以為莫大之功若非吾在沓中
 絆住姜維彼安能成功耶若非鍾會在劍關絆住吾今若取了成都
 勝取漢中矣當夜下令盡拔寨望陰平小路進兵離劍閣七百里下
 寨有人報鍾會說鄧艾要去取成都了會笑艾不智有此一笑乃見
 憶却說鄧艾一面修密書遣使馳報司馬昭一面聚諸將於帳下問

曰吾今乘虛去取成都與汝等立功名於不朽汝等肯從乎諸將應
 曰願遵軍令萬死不辭艾乃先令子鄧忠引五千精兵不穿衣甲各
 執斧鑿器具凡遇峻危之處鑿山開路搭造橋閣以便軍行竟似一
 不是艾選兵二萬各帶乾糧繩索進發約行百餘里選下三千兵就
 彼劄寨又行百餘里又選三千兵下寨是年十月自陰平進兵於巔
 崖峻谷之中凡二十餘日行七百餘里皆是無人之地謝靈運鑿山
 載鑿山是大膽魏兵沿途下了數寨只剩下二千人馬前至一嶺名摩天嶺
 馬不堪行艾步行上嶺只見鄧忠與開路壯士盡皆哭泣鍾會笑而
 哭一笑正艾問其故忠告曰此嶺西皆是峻壁巔崖不能開鑿虛廢
 是相對前勞因此哭泣將不能為靈威持炬之人艾曰吾軍到此已行了七百
 餘里過此便是江油豈可復退乃喚諸軍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吾
 與汝等來到此地若得成功富貴共之欲求生富貴眾皆應曰願從

將軍之命艾令先將軍器擄將下去艾取羶自裹其身先滾下去副
將有羶衫者裹身滾下無羶衫者各用繩索束腰攀木掛樹魚貫而
進行險艾鄧忠并二千軍及開山壯士皆度了摩天嶺鳳兮鳳兮
微倖艾鄧忠并二千軍及開山壯士皆度了摩天嶺以摩天之
翅飛過摩天嶺矣方纔整頓衣甲器械而行忽見道傍有一石碣上刻丞相
諸葛武侯題其文云二火初興有人越此二士爭衡不久自死二火
字也二火初興乃炎興元年也二士者鄧士載與鍾士季也不久自
死者二人爭功而皆被殺也武侯之神至于如此則此處亦可謂之
聖也矣艾觀訖大驚慌忙對碣再拜曰武侯真神人也艾不能以
師事之惜哉後人有詩曰

陰平峻嶺與天齊 玄鶴徘徊尚怯飛

鄧艾裹羶從此下 誰知諸葛有先幾

却說鄧艾暗度陰平引兵行時又見一個大空寨左右告曰聞武侯
在日曾撥一千兵守此險隘今蜀主劉禪廢之禪敘前事又與武侯

嗟呀不已乃謂眾人曰吾等有來路而無歸路矣前江油城中糧食

足備汝等前進可活後退即死須併力攻之置之死地而後生置之

水陣之意眾皆應曰願死戰於是鄧艾步行引二千餘人星夜倍道來搶

江油城却說江油守將馬邈聞東川已失雖為準備只是隄防大路

又仗着姜維全師守住劍閣關遂將軍情不以為重當日操練人馬

回家與妻李氏擁爐飲酒飲醇酒近婦其妻問曰屢聞邊情甚急將

軍全無憂色何也邈曰大事自有姜伯約掌握干我甚事馬邈與後

對有是君必有是臣其妻曰雖然如此將軍所守城池不為不重邈曰天子聽

信黃皓溺于酒色吾料禍不遠矣魏兵若到降之為上何必慮哉主

意其妻大怒唾邈面曰汝為男子先懷不忠不義之心枉受國家爵

祿吾有何面目與汝相見耶馬邈與李氏却不是馬邈羞慚無語

忽家人慌入報曰魏將鄧艾不知從何而來引二千餘人一擁而入

城矣陳後主正在宮中飲酒賦詩而魏大驚慌出納降拜伏於公堂

之下泣告曰某有心歸降久矣今願招城中居民及本部人馬盡降

將軍此等老主意已艾准其降遂收江油軍馬於部下調遣一向都是

方纔在擁爐時算定艾問其故邈以實告艾感其賢令厚禮葬之親

妻獨知有君臣其節艾問其故邈以實告艾感其賢令厚禮葬之親

義更勝夏侯女矣艾問其故邈以實告艾感其賢令厚禮葬之親

往致祭魏人聞者無不嗟嘆後人有詩讚曰

後主昏迷漢祚顛 天差鄧艾取西川

可憐巴蜀多名將 不及江油李氏賢

鄧艾取了江油遂接陰平小路諸軍皆到江油取齊徑來攻涪城部

將田續曰我軍涉險而來甚是勞頓且當休養數日然後進兵艾大

怒曰兵貴神速汝敢亂我軍心耶喝令左右推出斬之眾將苦告方

免為後文田續艾自驅兵至涪城城內官吏軍民疑從天降盡皆出

降蜀人飛報入成都後主聞知慌召黃皓問之皓奏曰此詐傳耳神

人必不肯誤陛下也鄧艾如從天降疑有神人助之後主又宣師婆

問時却不知何處去了走了神逃此時遠近告急表文一似雪片往來

使者聯絡不絕此時何不洽黃後主設朝計議多官面面相覷並無

一言卻正出班奏曰事已急矣陛下可宣武侯之子商議退兵之策

先王無兒武侯有子原來武侯之子諸葛瞻字思遠其母黃氏即黃承彥之女

也母貌甚陋而有奇才黃帝之有嫫母齊王上通天文下察地理凡

韜畧遁甲諸書無所不曉武侯是天上神仙夫人亦是武侯在南陽

時聞其賢求以為室武侯之學夫人多所贊助焉配然武侯之名彰

而夫人之名不甚著者蓋無及武侯死後夫人尋逝臨終遺教惟以

忠孝勉其子瞻武侯夫人事盡至篇瞻自幼聰敏尚後主女為駙馬

都尉後主有佳婿後襲父武鄉侯之爵景耀四年遷行軍護衛將軍

第一才子書 卷十九

時為黃皓用事故托病不出諸葛瞻往事却于此當下後主從卻正
之言即時連發三詔召瞻至殿下處補出敘事妙品後主泣訴曰鄧艾兵
已由涪城成都危矣卿看先君之面救朕之命朕字兩頭着救命二
瞻亦泣奏曰臣父子蒙先帝厚恩陛下殊遇雖肝腦塗地不能補報
願陛下盡發成都之兵與臣領去決一死戰此數語亦抵得乃後主
即撥成都兵將七萬與瞻辭了後主整頓軍馬聚集諸將問曰誰
敢為先鋒言未訖一少年將出曰父親既掌大權兒願為先鋒眾視
之乃瞻長子諸葛尚也尚時年十九歲博覽兵書多習武藝先主有
孫亦有瞻大喜遂命尚為先鋒是日大軍離了成都來迎魏兵却說鄧
艾得馬邈獻地理圖一本備寫涪城至成都一百六十里山川道路
開狹險峻一一分明又是一箇張松令人艾看畢大驚曰若只守涪
城倘被蜀人據住前山何能成功耶如遷延日久姜維兵到我軍危

矣鍾會之笑艾速喚師纂并子鄧忠分付曰汝等可引一軍星夜運
去綿竹以拒蜀兵吾隨後便至切不可怠緩若縱他先據了險要決
斬汝首師鄧二人勒馬於門旗下只見蜀兵列成八陣三鑿鼓罷門
旗兩分數十員將簇擁一輛四輪車車上端坐一人綸巾羽扇鶴氅
方裾車傍展開一面黃旗上書漢丞相諸葛武侯讀至此又令人
得師鄧二人汗流遍身回顧軍士曰原來孔明尚在我等休矣疑是武侯顯聖
出於意外急勒兵回時蜀兵掩殺將來魏兵大敗而走蜀兵掩殺二十餘
里遇見鄧艾援兵接應兩家各自收兵艾升帳上坐喚師纂鄧忠責
之曰汝二人不戰而退何也忠曰但見蜀陣中諸葛孔明領兵因此
奔還艾怒曰縱使孔明更生我何懼哉已來到這里不汝等輕退以
至於敗宜速斬以正軍法眾皆苦勸艾方息怒令人哨探回說孔明
之子諸葛瞻為大將瞻之子諸葛尚為先鋒車上坐者乃木刻孔明

遺像也至此方纔敘明又可謂艾聞之謂師纂鄧忠曰成敗之機在

此一舉汝二人再不取勝必當斬首師鄧二人又引一萬兵來戰諸

葛尚匹馬單鎗抖擻精神戰退二人諸葛瞻指揮兩掖兵衝出直撞

人魏陣中左衝右突往來殺有數十番魏兵大敗死者不計其數師

纂鄧忠中傷而逃瞻驅軍馬隨後掩殺二十餘里劄營相拒第一番

侯餘威第二番勝是瞻尚本師纂鄧忠回見鄧艾艾見二人俱傷未

便加責乃與眾將商議曰蜀有諸葛瞻善繼父志兩番殺吾萬餘人

馬又在鄧艾口中今若不速破後必為禍監軍丘本曰何不作一書

以誘之艾從其言遂作書一封遣使送入蜀寨守門將引至帳下呈

上其書瞻拆封視之書曰

征西將軍鄧艾致書于行軍護衛將軍諸葛思遠麾下切觀近代

賢才未有如公之尊父也昔自出茅廬一言已分三國掃平荆益

遂成霸業古今鮮有及者後六出祁山非其智力不足乃天數耳

今後主昏弱王氣已終艾奉天子之命以重兵伐蜀已皆得其地

矣成都危在旦夕公何不應天順人仗義來歸艾當表公為瑯琊

王以光耀祖宗決不虛言幸存照鑒

瞻看畢勃然大怒扯碎其書叱武士立斬來使令從者持首級回魏

營見鄧艾又極寫一艾大怒即欲出戰丘本諫曰將軍不可輕出當

用奇兵勝之艾從其言遂令天水太守王頎隴西太守牽弘伏兩軍

於後艾自引兵而來此時諸葛瞻正欲搦戰忽報鄧艾自引兵到瞻

大怒即引兵出逕殺入魏陣中鄧艾敗走瞻隨後掩殺將來忽然兩

下伏兵殺出蜀兵大敗退入綿竹連寫諸葛瞻戰勝則鄧艾為無用

艾令圍之於是魏兵一齊吶喊將綿竹圍的鐵桶相似諸葛瞻在城

中見事勢已迫乃令彭和賁書殺出往東吳求救連寫蜀中廝殺則

東吳一邊冷落矣

此處却按下綿和至東吳見了吳主孫休呈上告急之書吳王看罷
竹再寫東吳與羣臣計議曰既蜀中危急孤豈可坐視不救即令老將丁奉為主
帥丁封孫異為副將率兵五萬前往救蜀丁奉領旨出師分撥丁封
孫異引兵二萬向沔中而進自率兵三萬向壽春而分兵三路來援
綱目於此書吳人來援書人微之也書來援緩詞也是時漢有倒懸
之急吳人救之當如救焚拯溺猶恐弗及乃僅命丁奉等向壽春沔
中而已是果何益於事哉雖然却說諸葛瞻見救兵不至謂眾將曰
吳人為義不力行將自及悲夫久守非良圖遂留子尚與尚書張遵守城瞻自披挂上馬引三軍大開
三門殺出鄧艾見兵出便撤兵退瞻奮力追殺忽然一聲砲響四面
兵合把瞻困在垓心瞻引兵左衝右突殺死數百人再極寫諸
葛瞻一句艾令
眾軍放箭射之蜀兵四散瞻中箭落馬乃大呼曰吾力竭矣當以一
死報國遂拔劍自刎而死此寫瞻
之死忠其子諸葛尚在城上見父死於軍
中勃然大怒遂披挂上馬張遵諫曰小將軍勿得輕出尚歎曰吾父

子祖孫荷國厚恩今父既死於敵我何用生為遂策馬殺出死于陣

中此寫尚
之死孝後人有詩讚瞻尚父子曰

不是忠臣獨少謀 蒼天有意絕炎劉

當年諸葛留嘉胤 節義真堪繼武侯

鄧艾憐其忠將父子合葬乘虛攻打綿竹張遵黃崇李球三人各引

一軍殺出蜀兵寡魏兵眾三人亦皆戰死傳命可以愧蔣舒三
人又可以愧馬懿艾因

此得了綿竹勞軍已畢遂來取成都正是

試觀後主臨危日 無異劉璋受偏時

未知成都如何守禦且看下文分解

第一百十八回

哭祖廟一王死孝

入西川二士爭功

武侯有子又有孫而武侯不死先主雖無子有孫可以當子而先主亦不死使蜀之後主而以北地王爲之則吳可吞魏可滅而漢亦安得遂亡哉雖然綿竹之戰臣死于君識武侯之家教成都之失子死於父見昭烈之遺風漢雖亡凜凜有生氣矣西漢亡於孺子嬰東漢亡於獻帝皆奄奄不振矣獨至後漢之亡而劉禪雖懦幸有北地王之能死爲漢朝生色西漢亡而有王皇后之罵王莽東漢亡而有曹皇后之罵曹丕然兩后皆未能死則猶未見其烈矣獨至後漢之亡而北地王能死又有夫人崔氏之能死尤足爲漢朝生色

三國人才之盛不獨於男子中見之又有婦人中見之然男子有才不必其皆節而婦人無節卽謂之不才故論才於男子才與節分論才與婦人必才與節合是婦人之才視男子之才而更難也惟其最難而能盛則三國有足述焉魏之才婦有五姜敘之母趙昂之妻辛敞之姊夏侯令之女王經之母是也吳之才婦有三孫策之母孫翊之妻孫權之妹是也漢之才婦有五先主之夫人糜氏北地王之夫人崔氏武侯之夫人黃氏及徐庶之母馬邈之妻是也至於權變如貂蟬聰慧如蔡琰又其下者耳

武侯初死有楊儀魏延互相上表一段文字成都初亡又有鍾會鄧艾互相上表一段文字遙遙相對然鄧艾之表未嘗訐奏鍾會則鄧艾與魏延異矣魏延之表未嘗爲楊儀所更易則鍾會與楊儀異矣且一在班師之日一在克敵之初其勢旣殊其事亦別令人耳目一新鍾會之將叛司馬昭之所料也鄧艾之將叛則司馬昭之所未料也於其所未料者而變生於意外安

得不於其所既料者防患於意中故使會制艾而即自將以防
會防會而又恐會知之於是諱之秘之即心腹如賈充者而亦
不以其意告之昭之奸雄誠不亞於曹操矣會欲伐蜀而佯作
伐吳之勢昭欲收會而亦佯托收艾之名治其人而即用法出
乎爾者反乎爾其鍾士季之謂與

却說後主在成都聞鄧艾取了綿竹諸葛瞻父子已亡大驚急召文
武商議近臣奏曰城外百姓扶老携幼哭聲大震各逃生命後主驚
惶無措忽哨馬報到說魏兵將近城下多官議曰兵微將寡難以迎
敵不如早棄成都奔南中七郡其地險峻可以自守就借蠻兵再來
克復未遲南人但能使其不復反耳若欲患難相從光祿大夫譙周
曰不可南蠻久反之人平昔無惠今若投之必遭大禍多官又奏曰
蜀吳既同盟今事急矣可以投之先主牛生作客嘗依呂布矣寄袁

也。嗟哉後主東周又諫曰自古以來無寄他國為天子者此言一
方以可以止些天子臣料魏能吞吳吳不能吞魏若稱臣于吳是一辱也若吳被魏
所吞陛下再稱臣于魏是兩番之辱矣此言一身不不如不投吳而
降魏魏必裂土以封陛下則上能自守宗廟下可以保安黎民願陛
下思之譙周前勸劉璋出降今又後主未決退入宮中次日眾議紛
然譙周見事急復上疏諍之後主從譙周之言正欲出降忽屏風後
轉出一人厲聲而罵周曰偷生腐儒豈可妄議社稷大事自古安有
降天子哉蜀無降將軍豈後主視之乃第五子北地王劉謏也昭烈
後主却後主生七子長子劉璿次子劉瑤三子劉禛四子劉瓚五子
即北地王劉謏六子劉恂七子劉璩七子中惟謏自幼聰明英敏過
人餘皆懦弱後主七子於此敘出後主謂謏曰今大臣皆議當降汝
獨仗血氣之勇欲令滿城流血耶謏曰昔先帝在日譙周末嘗干預

國政今妄議大事輒起亂言甚非理也臣切料成都之兵尚有數萬
 姜維全師皆在劍閣提照若知魏兵犯關必來救應內外攻擊可獲
 大功此言降不如守豈可聽腐儒之言輕廢先帝之基業乎提照後主
 叱之曰汝小兒豈識天時謀叩頭哭曰若勢窮力極禍敗將及便當
 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奈何降乎此言不得
 後主不聽謀放聲大哭曰先帝非容易創立基業今一旦棄之吾寧
 死不辱也先主不後主令近臣推出宮門遂令譙周作降書慣修降
 手遣私署侍中張紹駙馬都尉鄧良同譙周齋玉璽來雒城請降時
 鄧艾每日令數百鐵騎來成都哨探當日見立了降旗艾大喜不一
 時張紹等至艾令人迎入三人拜伏於階下呈上降款玉璽令人追
 納款之時艾拆降書視之大喜受下玉璽重待張紹譙周鄧良等艾
 為之一嘆艾拆降書視之大喜受下玉璽重待張紹譙周鄧良等艾
 作回書付三人齋回成都以安人心三人拜辭艾逕還成都八見

後主呈上回書細言鄧艾相待之善後主折封視之大喜即遣大僕
 蔣顯齋敕令姜維蚤降又以降天子敕諭遣尚書郎李虎送文簿與
 艾共戶二十八萬男女九十四萬帶甲將士十萬二千以此何官吏
 四萬倉糧四十餘萬以此何金銀二千斤綿綺絲絹各二十萬疋餘
 物在庫不及具以此何擇十二月初一日君臣出降北地王劉謀
 聞知怒氣冲天乃帶劍入宮其妻崔夫人問曰大王今日顏色異常
 何也謀曰魏兵將近父皇已納降款明日君臣出降社稷從此殄滅
 吾欲先死以見先帝於地下不屈膝於他人也後主有此子是幹盡
繩武崔夫人曰賢哉賢哉得其死矣妾請先死王死未遲後主有此佳
婦謀曰汝何死耶崔夫人曰王死父妾死夫其義同也夫亡妻死何
 必問焉言訖觸柱而死馬劉謀夫婦是有夫有婦謀乃自殺其三子并
 割妻頭提至昭烈廟中伏地哭曰臣羞見基業棄於他人故先殺妻

子以絕望念後將一命報祖祖如有靈知孫之心大哭一場眼中流血自刎而死其聲如見其人蜀人聞知無不哀痛後人有詩讚曰

君臣甘屈膝 一子獨悲傷 去矣西川事 雄哉北地王

損身酬烈祖 搔首泣穹蒼 凜凜人如在 誰云漢已亡

後主聽知北地王自刎乃令人葬之後主聞北地王之死不但不知愧恥亦不知痛惜真無心人哉

次日魏兵大至後主率太子諸王及羣臣六十餘人面縛輿觀出北門十里而降鄧艾扶起後主親解其縛焚其輿並車入城後人有詩

嘆曰

魏兵數萬入川來 後主偷生失自裁 黃皓終存欺國意

姜維空負濟時才 全忠義士心何烈 守節王孫志可哀

昭烈經營良不易 一朝功業頓成灰

於是成都之人皆具香花迎接艾拜後主為驃騎將軍司馬昌明幸不為尚書左

驃射而後主劉禪竟為驃騎將軍可發一嘆其餘文武各隨高下拜官鄧艾竟擅自封請

後主還宮出榜安民交割倉庫又令太常張峻益州別駕張紹招安

各郡軍民又令人說姜維歸降一面遣人赴洛陽報捷艾聞黃皓奸

險欲斬之皓用金寶賂其左右因此得免黃皓之愛金珠原來為此自是漢亡後

人因漢之亡有追思武侯詩

魚鳥猶知畏簡書 風雲應為護儲胥 徒勞上將揮神筆

終見降王走傳車 管樂有才真不愧 關張無命欲何如

他年錦里經祠廟 梁父吟成恨有餘

且說太僕蔣顯到劍閣入見姜維傳後主勅命言歸降之事維大驚

失語帳下眾將聽知一齊怨恨咬牙切鬚髮倒豎拔刀砍石大呼曰

吾等死戰何故先降耶號哭之聲聞數十里蜀中有如此之將如此之兵而天子甘心面縛

可發一嘆維見人心思漢乃以善言撫之曰眾將勿憂吾有一計可復漢

室眾皆求問姜維與諸將附耳低言說了計策以下無數文字皆在
妙在不即於劍閣關遍懸降旗先令人報入鍾會寨中說姜維引張
翼廖化董厥前來降會大喜令人迎接維入帳會曰伯約來何遲也
維正色流涕曰國家全軍在吾今日至此猶為速也
既來許降又偏說
詐於用會甚奇之下座相拜待為上賓維說會曰聞將軍自淮南以來
不肯便降乃是善
算無遺策司馬氏之盛皆將軍之力維故甘心俯首如鄧士載當與
決一死戰安肯降之乎
如此口氣便是姜維用
詳處讀者當自知之
會遂折箭為誓與維
結為兄弟情愛甚密
兄弟則甚密矣
仍令照舊領兵維暗喜遂令
為上賓則猶疎為
將顯回成都去了却說鄧艾封師纂為益州刺史牽弘王頌等各領
州郡又於綿竹築臺以彰戰功
既檮曰封爵又築臺
示功鄧艾有死之道
大會蜀中諸官
飲宴艾酒至半酣乃指眾官曰汝等幸遇我故有今日耳若遇他將
必皆殄滅矣
氣驕而言誇
艾有死之道
多官起身拜謝忽蔣顯至說姜維自降

鍾會鎮西了艾因此痛恨遂修書令人齎赴洛陽致晉公司馬昭得書視之書曰

臣艾切謂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因平蜀之勢以乘吳此席捲之
之時也然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不可使用宜留隴右兵二萬蜀
兵二萬煮鹽興治並造舟船預備順流之計然後發使告以利害
吳可不征而定也更以厚待劉禪以致孫休若便送禪來京吳人
必疑則於向化之心不勸且權留之於蜀須來年冬月抵京今即
可封禪為扶風王錫以貲財供其左右爵其子為公卿以顯歸命
之寵則吳人畏威懷德望風而從矣書中雖以勸吳為名實以封
議封爵大有專制之意
此艾之所以見殺也
司馬昭覽畢浚疑登艾有自專之心乃先發手書與衛瓘隨後降封
艾詔曰

征西將軍鄧艾耀威奮武深入敵境使僭號之主係頸歸降兵不
踰時戰不終日雲徹席捲蕩定巴蜀雖白起破強楚韓信克勁趙
不足比勲也其以艾為太尉增邑二萬戶封二子為亭侯各食邑
千戶詔中但封艾並不提起封劉禪便是欲鄧艾專制之意

鄧艾受詔畢監軍衛瓘取出司馬昭手書與艾書中說鄧艾所言之
事須候奏報不可輒行詔用實寫手書用虛寫省筆之法艾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
受吾既奉詔專征如何阻當遂又作書令來使賈赴洛陽時朝中皆
言鄧艾必有反意司馬昭愈加疑忌忽使命回呈上鄧艾之書昭拆
封視之書曰

艾銜命西征元惡既服當權宜行事以安初附若待國命則往復
道途延引日月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
可也實有不臣之心反引春秋之義亦善于詞令今吳未賓勢與蜀連不可拘常以天

事機兵法進不求名退不避罪艾雖無古人之節終不自嫌以損於國也先此申狀見可施行

司馬昭看畢大驚忙與賈充計議曰鄧艾恃功而驕任意行事反形
露矣如之奈何賈充曰主公何不封鍾會以制之鄧艾方忌鍾會又使鍾會制鄧艾此已成不兩立之勢昭從其議遣使賈詔封會為司徒就令衛瓘監督兩路軍
馬以手書付瓘使與會伺察鄧艾以防其變此處手書亦用虛寫會接讀詔書
詔曰

鎮西將軍鍾會所向無敵前無強良節制眾城網羅並逸蜀之豪
帥面縛歸命以收姜維為功愈使會之與維密也謀無遺策舉無廢功其以會為司
徒進封縣侯增邑萬戶封子二人亭侯邑各千戶

鍾會既受封即請姜維計議曰鄧艾功在吾之上又封太尉之職今
司馬公疑艾有反志故令衛瓘為監軍詔吾制之伯約有何高見維

曰愚聞鄧艾出身微賤幼為農家養犢明明以世家子弟抄重鍾會妙今僥倖自陰

平斜徑攀木懸崖成此大功非出良謀實賴國家洪福耳初時艾之

之意相若非將軍與維相拒於劍閣又安能成此功耶直以鄧艾之功為鍾會之功

功今欲封蜀主為扶風王乃大結蜀人之心其反情不言可見矣晉

公疑之是也會深喜其言維又曰請退左右維有一事密告了會令

左右盡退維袖中取一圖與會曰昔日武侯出草廬時以此圖獻先

帝鍾會會畫一圖已呈司馬昭矣又不若姜維之圖為詳悉也又照應三十八卷中事且曰益州之地沃野

千里民殷國富可為霸業先帝因此遂創成成都動鍾會妙甚會大

喜指問山川形勢此時鍾會也動念了維一言之會又問曰當以何策除艾

維曰乘晉公疑忌之際當急上表言艾反狀晉公必令將軍討之一

舉而可擒矣絕妙挑搆會依言即遣人賁表進赴洛陽言鄧艾專權

恣肆結好蜀人早晚必反矣此處鍾會表文又用虛寫筆法變換於是朝中文武皆驚

會又令人於中途截了鄧艾表文按艾筆法改寫傲慢之辭以實已

之語鄧艾所上之表與鍾會所改之辭又皆用虛寫筆法變換司馬昭見了鄧艾表章大怒即遣

人到鍾會軍前令會收艾又遣賈充引三萬兵入斜谷昭乃同魏主

曹奐御駕親征西曹掾邵悌諫曰鍾會之兵多艾六倍當令會收艾

足矣何必明公自行耶昭笑曰汝忘了舊日之言耶照應一百十卷中語汝

會道會後必反吾今此行非為艾實為會耳奸雄心事正悌笑曰某

恐明公忘之故以相問今既有此意切宜秘之不可泄漏一般都是

好看昭然其言遂提大兵起程時賈充亦疑鍾會有變密告司馬

昭昭曰如遣汝亦疑汝耶且到長安自有明白昭聽邵悌不可泄漏

實話早有細作報知鍾會說昭已至長安會慌請姜維商議收艾之策

正是

纔見西蜀收降將 又見長安動大兵

第一卷

第一才子書 卷十九
第一百十九回

假投降巧計成虛話

一再受禪依樣畫葫蘆

姜維欲先殺諸魏將然後殺鍾會而重立漢帝其計不爲不淡其心不爲不苦矣且將除鄧艾而假手於會將除衛瓘而又假手於艾是謀殺諸將者姜維謀殺鄧艾者亦姜維也謀殺鍾會者姜維謀殺衛瓘者亦姜維也然而會滅而諸將不滅艾滅而衛瓘不滅則天之未可強也論者往往以多事責姜維然則陸秀夫之航海張世傑之辦香文天祥之崖山流涕皆得謂之多事耶李陵之不卽死或猶虛諒其得當報漢之言而姜維之不卽死豈得實沒其設謀報漢之志元人有詩曰諸葛未亡猶是

漢子請更下一語以對之曰姜維不死尚爲劉庶不負其苦心云先主基業半以哭而得成送徐庶則哭而送之不哭則庶安得有走馬之薦請諸葛亮則哭而請之不哭則亮安得有出山之心乃其父善哭而其子獨不善哭何也或曰哀歡非人之所得而教若待教而後哭便是不能哭予曰不然先主亦嘗受人之教矣其對魯肅而哭孔明教之也其對孫夫人而哭亦孔明教之也但教之哭而哭必其人先自會哭然後能如所教耳若後主生平眼淚從來貴重其睡着於子龍懷中則恣其母而不知哭其聽北地王之自刎於廟則恣其子而亦不知哭以此二者不能得其眼淚更何從得其眼淚

觀後主之不哭而司馬昭笑其不哭卻正又當哭其所笑矣不獨爲卻正哭又當爲孔明哭爲先主哭先主有如此之子此託

孤之時所以執手流淚孔明有如此之君此出師之時所以臨表涕泣也

或作高視劉禪之說曰此問樂不思蜀之言乃禪之巧於自全也若日夜流涕感憤思歸奸雄如司馬昭其能容之乎然則閉目開目之劉禪依然一青梅煮酒聞雷失筋之劉玄德耳雖然使禪而果能如是則不至于用黃皓不至於疑姜維亦不至於獻成都降鄧艾然則為此說者夫豈其然

司馬昭欲舍炎立攸以繼師後其與宋太宗之殺德昭而自立其子者不啻大淵矣雖然以此為昭之愛兄則猶未知昭者也使攸而非昭之子而昭欲立之乃為公耳今則陽託立姪之名而陰受立子之利其計不亦巧乎且炎為長攸為次若以炎為師之子而立之更無他議耳今不以炎嗣師而以攸嗣師使人

得執立長之說以廢其立姪之事其計不更巧乎蓋不明君臣之義者必不能篤兄弟之誼故觀曹丕之篡漢帝知其必不能愛曹植觀司馬昭之弑魏主知其必不能念司馬師魏之亡非晉亡之而魏自亡之也何也炎之偏主一則曰我何如曹丕再則曰父何如曹操是其篡也魏教之則謂之魏之亡魏可也且魏之亡魏自亡之而亦漢亡之也何也炎之受禪一則曰我為漢報讐再則曰我依漢故事是其禪也漢教之也漢教之則謂之漢之亡魏可矣天理昭然絲毫不爽豈不重可畏哉

曹氏以再世而篡劉司馬氏歷三世而篡魏似魏之亡獨遲於漢也漢滅於魏未滅之時似漢之亡獨早於魏也而非也當曹芳之立而魏已亡及曹芳之廢而魏再亡及曹髦之弑而魏三

亡矣何待於免之見黜而後謂之亡哉然則漢之亡終在後魏之亡終在先耳

董卓聞受禪臺之言曹丕有受禪臺之事魏則取前之虛者而實之晉又取前之實者而再實之也漢將亡有黃巾之妖魏將亡亦有黃巾之怪漢則先舉後之一黃巾而散為眾人魏則又舉前之眾黃巾而合為一人也受禪臺有三則兩實一虛黃巾有二則一多一寡此又一部大書前後關合處

却說鍾會請姜維計議收鄧艾之策維曰可先令監軍衛瓘收艾艾欲殺瓘反情實矣將軍却起兵討之可也姜維忌艾亦忌瓘若使艾殺瓘是為維先去一忌也會大喜遂令衛瓘引數十人入成都收鄧艾父子瓘部卒止之曰此是鍾司徒令鄧征西殺將軍以正反情也切不可行瓘曰吾自有計遂先發檄文二三十道其檄曰奉詔收艾其餘各無所問若登來請

爵賞如先敢有不出者滅三族妙在先散其羽翼則不可擒少則可擒隨侍檻車兩乘

星夜望成都而來比及雞鳴艾部將見檄文者皆來投拜于衛瓘馬前時鄧艾在府中未起瓘引數十人突入大呼曰奉詔收鄧艾父子

艾大驚滾下牀來瓘叱武士縛於車上其子鄧忠出問亦被捉下縛於車上妙在事成於俄頃遲則不可擒府中將吏大驚欲待動手搶奪望見

塵頭大起哨馬報說鍾司徒大兵到了鍾會之至却在鄧艾眾各四散奔走鍾會與姜維下馬入府見鄧艾父子已被縛會以鞭撻鄧艾

之首而罵曰養犢小兒何敢如此姜維亦罵曰匹夫行險徼幸亦有今日耶艾亦大罵得一口怎敢會將艾父子送赴洛陽會入成都盡

得鄧艾軍馬威聲大震乃謂姜維曰吾今日方趁平生之願矣漸露出

馬脚來了維曰昔韓信不聽蒯通之說而有未央宮之禍此句隱然勸他大夫種不從范蠡於五湖卒伏劍而死此句是陪說斯二子者其功

名豈不赫然哉徒以利害未明而見幾之不蚤也先以危辭動之今公大勳

已就威震其主何不泛舟絕迹登峨嵋之嶺而從赤松子遊乎再以

批之勸其辭官妙甚惡甚會笑曰君言差矣吾年未四旬方思進取豈

能便效此退閒之事此句要釣他維曰若不退閒當蚤圖良策此則明

公智力所能無煩老夫之言矣分明教他謀反却會撫掌大笑曰伯

約知吾心也二人自此每日商議大事維密與後主書曰望陛下忍

數日之辱維將使社稷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必不使漢室終滅

也若有此事真是快事却說鍾會正與姜維謀反忽報司馬昭有書

到會接書書中言吾恐司徒收艾不下自屯兵於長安相見在近以

此先報會大驚曰吾兵多艾數倍若但要我擒艾晉公知吾獨能辨

之今日自引兵來是疑我也鍾會之反姜維催遂與姜維計議維曰

吾疑臣則臣必死艾乎更不消引韓信文種為喻即以鄧

艾為誓如作文者只用本題不用

別意會曰吾意決矣事成則得天下不成則退西蜀亦不失作劉備也

不必學他人只學劉先主亦如維曰近聞郭太后新亡可詐稱太后

有遺詔教討司馬昭以正弒君之罪司馬昭必挾曹魚而出恐有以

魚而在軍中便算出郭太后遺詔據明公之才中原可席捲而定會

曰伯約當作先鋒成事之後同享富貴維曰願效犬馬微勞但恐諸

將不服耳既說倒了主師會曰來日元宵佳節於故宮大張燈火請

諸將飲宴如不從者盡殺之至承承與吉平飲宴亦是元宵佳節維暗

喜次日會維二人請諸將飲宴數巡後會執杯大哭蜀忠陰平嶺上

會席間之諸將驚問其故會曰郭太后臨崩有遺詔在此為司馬昭

南闕弒君又將南闕大逆無道蚤晚將篡魏命吾討之汝等各自僉

名共成此事眾皆大驚面面相覷會拔劍出鞘曰違令者斬眾皆恐

懼只得相從畫字已畢勉強回字與甘責會乃困諸將於宮中嚴兵

第一才子書 卷十九 四三

禁守維曰我見諸將不服請坑之會曰吾已令宮中掘一坑置大棒
數千如不從者打死坑之若聽姜維之言而遂坑之何必又時有心
腹將丘建在側建乃護軍胡烈部下舊人也時胡烈亦被監在宮建
乃密將鍾會所言報知胡烈烈大驚泣告曰吾兒胡淵領兵在外安
知會懷此心耶汝可念向日之情透一消息雖死無恨丘建只為一
烈轉出建曰恩主勿憂容某圖之遂出告會曰主公軟監諸將在內
水食不便可令一人往來傳遞會素聽丘建之言遂令丘建監臨會
分付曰吾以重事託汝休得洩漏事之將敗建曰主公放心某自有緊
嚴之法建暗令胡烈親信人入內烈以密書付其入其人持書火速
至胡淵營內細言其事呈上密書淵大驚遂遍示諸營知之眾將大
怒急來淵營商議曰我等雖死豈肯從反臣耶又因胡淵淵曰正月
十八日中可驟入內如此行之妙在不監軍衛瓘深喜胡淵之謀因

眾將轉出衛瓘即整頓了人馬令丘建傳與胡烈烈報知諸將却說鍾會請
姜維問曰吾夜夢大蛇數千條咬吾主何吉凶與鄧艾水山蹇之夢
維曰夢龍蛇者皆吉慶之兆也邵綏為鄧艾圓夢是真話會喜信其
言乃謂維曰器仗已備放諸將出問之若何維曰此輩皆有不服之
心久必為害不如乘早戮之會從之即命姜維領武士往殺眾魏將
維領命方欲行動忽然一陣心疼昏倒在地憑他膽大無奈心疼左
右扶起半晌方甦忽報宮外人聲沸騰會方令人探時喊聲大震四
面八方無限兵到維曰此必是諸將作惡可先斬之忽報兵已入內
會令閉上殿門使軍士上殿屋以瓦擊之互相殺死數十人宮外四
面火起外兵欲開殿門殺入會自掣劍立殺數人却被亂箭射倒眾
將梟其首謀事不密又不速宜其死也然使事縱得成維拔劍上
殿往來衝突不幸心疼轉加維仰天大叫曰吾計不成乃天命也此

姜維卽不心疾而事機已遂自刎而死噫維死矣時年五十九歲呂洩外兵已來亦無及矣漢斯亡矣時年五十九歲呂
中死者數百人衛瓘曰衆軍各歸營所以待王命魏兵爭欲報讐共
剖維腹其膽大如雞卵子龍一身都是膽衆將又盡取姜維家屬殺
之鄧艾部下之人見鍾會姜維已死遂連夜去追劫鄧艾蚤有人報
知衛瓘瓘曰是我捉艾今若留他我無葬身之地矣護軍田續曰昔
鄧艾取江油之時欲殺續得衆官告免七卷中事瓘大喜遂遣田
續引五百兵趕至綿竹正遇鄧艾父子放出檻車欲還成都艾只道
是本部兵到不作準備欲待問時被田續一刀斬之鄧忠亦死於亂
軍之中水山蹇之夢後人有詩嘆鄧艾曰
自幼能籌畫 多謀善用兵 凝眸知地理 仰面識天文
馬到山根斷 兵來石徑分 功成身被害 魂遠漢江雲
又有詩嘆鍾會曰

髫年稱蚤慧

曾作秘書郎

妙計傾司馬

當時號子房

壽春多贊畫

劍閣顯鷹揚

不學陶朱隱

遊魂悲故鄉

又有詩嘆姜維曰

天水誇英俊

涼州產異才

系從尚父出

術奉武侯來

大膽應無懼

雄心誓不回

成都身死日

漢將有餘哀

却說姜維鍾會鄧艾已死張翼等亦死於亂軍之中太子劉璿漢壽
亭侯關彝皆被魏兵所殺軍民大亂互相踐踏死者不計其數旬日
後賈充先至出榜安民方始寧靖留衛瓘守成都乃遷後主赴洛陽
止有尚書令樊建侍中張紹光祿大夫譙周秘書郎卻正等數人跟
隨廖化董厥皆託病不起後皆憂死時魏景元五年改爲咸熙元年
春三月吳將丁奉見蜀已亡遂收兵還吳補應前中書丞華覈奏吳
主孫休曰吳蜀乃唇齒也唇亡則齒寒臣料司馬昭伐吳在卽乞陛

下浚加防禦為後卷伏線休從其言遂命陸遜子陸抗為鎮東大將軍領

荆州牧守江口左將軍孫異守南徐諸處隘口又沿江一帶屯兵數

百營老將丁奉總督之以防魏兵不能救蜀已成滅魏舉虞建寧太

守霍戈間成都不守素服望西大哭三日諸將皆曰既漢主失位何

不速降戈泣謂曰道路隔絕未知吾主安危若何若魏主以禮待之

則舉城而降未為晚也萬一危辱吾主則主辱臣死何可降乎雖不能死

與蚤降者不啻天淵眾然其言乃使人到洛陽探聽後主消息去了且說後主

至洛陽時司馬昭已自回朝昭責後主曰公荒淫無道廢賢失政理

宜誅戮司馬昭本不欲殺後主因見他醉生後主面如土色不知所

為文武皆奏曰蜀主既失國紀幸早歸降宜赦之昭乃封禪為安樂

公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以其賜住宅月給請受賜絹萬疋僮婢百人

子劉瑤及羣臣樊建譙周卻正等皆封侯爵後主謝恩出內昭因黃

皓蠹國害民令武士押出市曹凌遲處死快事快事○此時時霍戈

探聽得後主受封遂率部下軍士來降次日後主親詣司馬昭府下詣

拜謝昭設宴款待先以魏樂舞戲於前蜀官感傷獨後主有喜色魏

而不思蜀已為無情昭令蜀人扮蜀樂於前蜀官盡皆墮淚後主嬉笑自若蜀

而不思蜀尤為無情酒至半酣昭謂賈充曰人之無情乃至於此雖使諸葛孔

明在亦不能輔之久全何况姜維乎乃問後主曰頗思蜀否後主曰

此間樂不思蜀也此之謂安樂公須與後主起身更衣卻正跟至廂下曰陛

下如何答應不思蜀也倘彼再問可泣而答曰先人墳墓遠在蜀地

乃心西悲無日不思晉公必放陛下歸蜀矣要他放回後主牢記入

席酒將微醉昭又問曰頗思蜀否後主如卻正之言以對李舌不差

欲哭無淚遂閉其目兩番聞樂不能得昭曰何乃似卻正語耶甚趣後

主開目驚視曰誠如尊命寫得後昭及左右皆笑之且謾笑着司馬

氏再傳而後便

有問蝦蟇食肉糜之主矣昭因此浚喜後主誠實並不疑慮後人有詩嘆曰

追歡作樂笑顏開 不念危亡半點哀

快樂異鄉忘故國 方知後主是庸才

却說朝中大臣因昭收川有功遂尊之為王表奏魏主曹真時與名

為天子實不能主張政皆由司馬氏不敢不從遂封晉公司馬昭為

晉王令人追想曹操封魏王時諡父司馬懿為宣王兄司馬師為景王昭妻乃王

肅之女生二子長曰司馬炎人物魁偉立髮垂地兩手過膝聰明英

武膽量過人此處詳敘司馬炎次曰司馬攸情性溫和恭儉孝悌昭

甚愛之因司馬師無子嗣攸以繼其後不以此繼而以昭常曰天下

者乃吾兄之天下也公然以天下歸之司馬氏目中久已無曹氏於

是司馬昭受封晉王欲立攸為世子權詳山濤諫曰廢長立幼違禮

不羊若論承嗣之禮則繼師者固當以攸也賈充何曾裴秀亦諫曰長子聰明

神武有超世之才人望既茂天表如此非人臣之相也昭猶豫未決

惟攸與炎本皆為昭之子故猶豫未決耳若太尉王祥司空荀凱諫

使攸而真為師之所出則昭又未必然矣曰前代立少多致亂國願殿下思之昭遂立長子司馬炎為世子

其次子嗣師而不以長子嗣師者逆料諸大臣奏稱當年襄武縣天降

一人身長二丈餘脚跡長三尺二寸白髮蒼髯着黃單衣裹黃巾此

又遇一黃巾之妖與首卷遙遙相應挂藜頭杖自稱曰吾乃民王也奇與首卷大賢良

師等號今來報汝天下換主立見太平如此在市遊行三日忽然不

見此乃殿下之瑞也此非晉之符瑞殿下可載十二旒冠冕建天子

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備六馬進王如為王后立世子為太子昭

心中暗喜回到宮中正欲飲食忽中風不語次日病危太尉王祥司

徒何會司馬荀顛及諸大臣入宮問安昭不能言以手指太子司馬

炎而死司馬師臨終時有月至于無目司馬昭臨時八月辛卯日也

終時有一口如無口皆以臣凌君之報

何曾曰天下大事皆在晉王可立太子為晉王然後祭墓是日司馬
炎即晉王位封何曾為晉丞相司馬望為司徒石苞為驃騎將軍陳
騫為車騎將軍諡父為文王昭自此文王故如其所命安葬已畢次召賈充裴秀

入宮問曰曹操曾云若天命在吾吾其為周文王乎果有此事否應照

充曰操世受漢祿恐人議論篡逆之名故出此言乃明教曹
丕為天子也得此一註脚遂後曹操教曹不炎曰孤父王比曹操何

如妙充曰操雖功蓋華夏下民畏其威而不懷其德賈充曰子
丕繼業差役甚重東西驅馳未有寧歲又貶壞曹不讚司馬氏後我宣王景王

索建大功布恩施德天下歸心久矣德對說文王算吞西蜀功蓋
寰宇與東西驅馳對說又豈操之可比乎見得司馬昭不做次曰曹丕尚紹

漢統孤豈不可紹魏統耶馬昭明明要學曹丕賈充裴秀二人
再拜而奏曰殿下正當法曹丕紹漢故事復築受禪臺布告天下以

即大位此處受禪臺與八十卷之炎大喜次日帶劍入內此時魏主
曹奂連日不曾設朝心神恍惚舉止失措炎直入後宮奂慌下御榻

而迎炎坐畢問曰魏之天下誰之力也奂曰皆晉王父祖之賜耳炎
笑曰吾觀陛下文不能論道武不能經邦何不讓有才德者主之明

當面卸薄要他義讓奂大驚口噤不能言傍有黃門侍郎張節大喝曰晉王之
言差矣昔日魏武祖皇帝東蕩西除南征北討非容易得此天下今

天子有德無罪何故讓與人耶炎大怒曰此社稷乃大漢之社稷也
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自立魏王篡奪漢室借司馬炎口中吾祖父

三世輔魏得天下者非曹氏之能實司馬氏之力也四海咸知吾今
日豈不堪紹魏之天下乎曹丕欲篡漢却使他人說合司節又曰欲

行此事是篡國之賊也炎大怒曰吾與漢家報讐有何不可此是蒼

意却在司馬炎口中直叫出來叱武士將張節亂瓜打死於殿下奂泣淚跪告獻帝

會如此 炎起身下殿而去 負謂賈充裴秀曰事已急矣如之奈何充
沒體面 炎起身上殿而去 負謂賈充裴秀曰事已急矣如之奈何充
曰大數盡矣陛下不可逆天當照漢獻帝故事重修受禪臺是祖宗
別人看曹負只 具大禮禪位與晉王上合天心下順民情陛下可保
當怨曹至耳 無虞矣負從之遂令賈充築受禪臺以十二月甲子日負親捧傳國
璽立于臺上大會文武後人有詩嘆曰

魏吞漢室晉吞曹 天運循環不可逃

張節可憐忠國死 一拳怎障泰山高

請晉王司馬炎登壇授與大禮負下壇具公服立於班首炎端坐於
臺上賈充裴秀列于左右執劍令曹負再拜伏地聽命充曰自漢建
安二十五年魏受漢禪已經四十五年矣處處提出魏篡漢故事來
賊今天祿永終天命在晉司馬氏功德彌隆極天際地可即皇帝正
位以紹魏統封汝為陳留王即用獻帝初時各出就金墉城居止當

時起程非宣詔不許入京與華歆叱獻帝 負泣謝而去太傅司馬孚
哭拜於負前曰臣身為魏臣終不肯魏也曹氏篡漢時曹家 炎見孚
如此封孚為安平王孚不受而退是日文武百官再拜於臺下山呼
萬歲炎紹魏統國號大晉改元為太始元年大赦天下魏遂亡後人
有詩嘆曰

晉國規模如魏主 陳留踪跡似山陽

重行受禪臺前事 回首當年止自傷

晉國司馬炎漢以炎與為年號恰合 追諡司馬懿為宣帝伯父司馬
師為景帝父司馬昭為文帝立七廟以光祖宗那七廟漢征西將軍
司馬鈞鈞生豫章太守司馬亮亮生潁州太守司馬雋雋生京兆尹
司馬防防生宣帝司馬懿懿生景帝司馬師文帝司馬昭是為七廟
也曹丕不聞帝曹滕曹 大事已定每日設朝計議伐吳之策正是

漢家城郭已非舊 吳國江山將復更

未知怎生伐吳且看下文分解

第一百二十四回

薦杜預老將獻新謀

降孫皓三分歸一統

此卷紀三分之終而非紀一統之始也書為三國而作則重在三國而不重在晉也推三國之所自合而歸結於晉武猶之原三國之所從分而追本於桓靈也以虎狼之秦而吞六國則始皇不可以比湯武以篡竊之晉而并三國則武帝豈足以比高光晉之劉毅對司馬炎曰陛下可比漢之桓靈然則三國一書以桓靈起之即謂以桓靈收之可耳

前卷晉之篡魏與魏之篡漢相對而成篇此卷炎之取吳亦與昭之取蜀相對而成篇而前卷於不相似之中使有特特相類者見報應之不殊也此卷於極相似之中偏有特特相反者見事變之不一也如鄧艾之拒姜維悉力攻擊而羊祜之交陸抗通好餽遺則大異鍾會之忌鄧艾彼此不合而杜預之繼羊祜前後一心則大異伐蜀之議夬諸終朝而伐吳之議遲之又久則大異平蜀之役二將不還而平吳之役全師皆返則大異此間樂不思蜀之劉禪以懦而稱臣而設此座以待陛下之孫皓以剛而屈首則又大異至於取蜀之難難在事後鄧艾專焉鍾會叛焉姜維構焉而邵悌憂之劉實知之司馬昭亦料之矣取吳之難難在事先羊祜請焉杜預勸焉王濬張華又贊焉而馬純沮之荀勗賈充沮之王渾胡奮亦欲緩之矣此類而觀更無分寸雷同絲毫合掌凡書至終篇每疑其易盡有如此之竿頭

三國一書每至兩軍相聚兩將相持寫其勇者披堅執銳以决

死生寫其智者殫慮竭思以衡巧拙幾於荆棘成林風雲眩目矣忽於此卷見一輕裘緩帶之羊祐居然文士風流又見一餽酒受藥之陸抗無異良朋贈答令人氣定神閒耳目頓易直覺險道化為康莊兵氣銷為日月真夢想不到之文

或謂大夫之交不越境以羊陸二人交歡邊境如宋華元楚子反之自平於下母乃有違君命乎子曰不然一施德而一施暴則人盡舍暴而歸德而施暴者將為施德者之所制矣彼以德懷我之人是欲不戰而服我也我亦以德懷彼之人是亦欲不戰而服彼也外似於相和而意實主於相敵又何譏焉

中原之兵所以難於取吳者有前事以為之鑒也周郎有赤壁

之捷陸遜有猗亭之捷徐盛有南徐之捷朱桓有江陵之捷周魴有石亭之捷丁奉有徐塘之捷斯誠未易圖矣而孰知從前之難則屢戰而不克向後之易則一戰而成功貫索之艦斷之以刀連環之舟焚之以火吳之摧敵者有然布橫江之鎖鎔之以炬沉水之錐衝之以筏吳之受摧於敵者又有然時移勢改險不足恃凡古今成敗無常皆當以此類之

三國之興始於漢祚之衰而漢祚之衰則出於閹豎之欺君與亂臣之竊國也一部大書始之張讓趙忠而終之以黃皓岑昏可為閹豎之戒首篇之未結之以張飛之欲殺董卓終篇之未結之以孫皓之譏切曹兪可為亂臣之戒

三國以漢為主於漢之亡可以終篇矣然篡漢者魏也漢亡而漢之讐國未亡未足快讀者之心也漢以魏為讐於魏之亡又

可以終篇矣然能助漢者吳也漢亡而漢之與國未亡猶未足
竟讀者之志也故必以吳之亡為終也至於報報之反未有已
時禪皓稽首於前而懷愍亦受執於後師昭上偪其主而安恭
亦見偏於臣西晉以中原而并建業東晉又以建業而棄中原
晉主以司馬而吞劉氏宋主又以劉氏而奪司馬則自有兩晉
之史在不得更贅於三國之末矣

却說吳主孫休聞司馬炎已篡魏知其必將伐吳憂慮成疾臥床不
起乃召丞相濮陽興入宮中令太子孫資出拜吳主把興臂手指資
而卒興出與羣臣商議欲立太子孫資為君左典軍萬或曰資幼不
能專政不若取烏程侯孫皓立之何不仍求孫亮而復立之左將軍張布亦曰皓
才識明斷堪為帝王丞相濮陽興不能決入奏朱太后太后曰吾寡
婦人耳安知社稷之事卿等斟酌立之可也興遂迎皓為君皓字元

宗大帝孫權太子孫和之子也當年七月即皇帝位改元為元興元

年封太子孫資為豫章王追諡父和為文皇帝尊母何氏為太后若論

入繼大統便不當自帝其父不加丁奉為左右大司馬次年改為甘露元年皓凶暴

日甚酷溺酒色寵幸中常侍岑昏又是一個中常侍與濮陽興張布

諫之皓怒斬二人滅其三族第一便殺兩箇顧命大臣其亡可知由是廷臣緘口不

敢再諫又改寶鼎元年以陸凱萬或為左右丞相時皓居武昌揚州

百姓派流供給甚苦之又奢侈無度公私匱乏陸凱上疏諫曰

今無災而民命盡無為而國財空臣竊痛之昔漢室既衰三家鼎

立今曹劉失道皆為晉有此前之明驗也臣愚但為陛下惜國

家耳武昌土城險瘠非王者之都且童謠云寧飲建業水不食武

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此足明民心與天意也今國無一

年之蓄有露根之漸官吏為苛擾莫之或恤大帝時後宮女不滿

百景帝以來乃有千數此耗財之甚者也又左右皆非其人羣黨相挾害忠隱賢此皆蠹政病民者也願陛下省百役罷苛擾簡出官女清選百官則天悅民附而國安矣

疏奏皓不悅又大興土木作昭明宮令文武各官入山採木又有曹濬之風又召術士尚廣令筮著問取天下之事尚對曰陛下筮得吉兆庚子歲青蓋當入洛陽為後文降晉之兆劉禪誤信師婆師婆之言却應皓大喜謂中書丞華覈曰先帝納卿之言分頭命將沿江一帶屯數百營命老將丁奉總之朕欲兼并漢土以為蜀主復讐當取何地為先既好其亡可知又好甲兵覈諫曰今成都不守社稷傾崩司馬炎必有吞吳之心陛下宜修德以安吳民乃為上計若強動兵甲正猶披荊救火必致自焚也願陛下察之前以一吳伐一魏尚不能勝今晉兼魏蜀是又兩魏矣以一吳伐兩魏豈能勝乎華覈之言最足是也皓大怒曰朕欲乘時恢復舊業汝出此不利之言若不看汝舊臣

之面斬首號令叱武士推出殿門華覈出朝嘆曰可惜錦繡江山不久屬於他人矣為吳亡伏筆遂隱居不出於是皓令鎮東將軍陸抗部兵屯江口以圖襄陽早有消息報入洛陽近臣奏知晉主司馬炎晉主聞陸抗寇襄陽與眾官商議賈充出班奏曰臣聞吳國孫皓不修德政專行無道陛下可詔都督羊祜率兵拒之俟其國中有變乘勢攻取東吳反掌可得也平吳之未遣杜預而先遣羊祜猶平蜀之未遣鍾會而先遣鄧艾也炎大喜即降詔遣使到襄陽宣諭羊祜祜奉詔整點軍馬預備迎敵自是羊祜鎮守襄陽甚得軍民之心吳人有降而欲去者皆聽之減戍邏之卒用以懇田八百餘頃與孔明屯田渭濱相似其初到時軍無百日之糧及至末年軍中有十年之積祜在軍嘗着輕裘繫寬帶不披鎧甲帳前侍衛者不過十餘人彬彬然有儒雅之風其視羽扇綸巾亦不多讓一日部將入帳稟祜曰哨馬來報吳兵皆懈怠可乘其無備而襲之必獲大勝祜笑曰汝

衆人小覷陸抗耶此人足智多謀日前吳主命之攻拔西陵斬了步
圍及其將士數十人吾救之無及在羊祜口中補前文所未及此人爲將我等只
可自守侯其內有變方可圖取若不審時勢而輕進此取敗之道也
自鄧艾與姜維苦戰之後又見此一段不戰之文出人意意外衆將服其論只自守疆界而已一日
羊祜引諸將打獵正值陸抗亦出獵羊祜下令我軍不許過界衆將
得令止於晉地打圍不犯吳境陸抗望見嘆曰羊將軍兵有紀律不
可犯也日晚各退曹操與孫權書曰願與將軍會獵于吳是以獵爲戰也今觀此二人之獵何其從容不迫兩無猜忌
乎祜歸至軍中察問所得禽獸被吳人先射傷者皆送還更吳人皆
悅來報陸抗抗召來人入問曰汝主帥能飲酒否來人答曰必得佳
釀則飲之抗笑曰吾有斗酒藏之久矣今付與汝持去拜上都督此
酒陸某親釀自飲者特奉一勺以表昨日出獵之情周喻飲玄德以送羊祜以酒是美情來人領諾攜酒而去左右問抗曰將軍以酒與彼有何主

意抗曰彼既施德於我我豈得無以酬之衆皆愕然却說來人回見
羊祜以抗所問并奉酒事一一陳告祜笑曰彼亦知吾能飲乎遂命
開壺取飲部將陳元曰其中恐有奸詐都督且宜慢飲祜笑曰抗非
毒人者也不必疑慮竟傾壺飲之關公飲魯肅之酒是大膽羊祜飲陸抗之酒是雅量自是使
人通問常相往來一日抗遣人候祜祜問曰陸將軍安否來人曰主
帥臥病數日未出祜曰料彼之病與我相同吾已合成熟藥在此可
送與服之孔明識周郎之病以不藥藥之羊祜識陸抗之病即以藥藥之來人持藥
回見抗衆將曰羊祜乃是吾敵也此藥必非良藥抗曰豈有酖人羊
叔子哉曹操不信華陀是好機智陸抗不疑羊祜是良將高懷汝衆人勿疑遂服之次日病愈
衆將皆拜賀抗曰彼專以德我專以暴是彼將不戰而服我也今宜
各保疆界而已無求細利正是羊叔子敵手衆將領命忽報吳主遣使來到
抗接八問之使曰天子傳諭將軍作急進兵勿使晉人先入抗曰汝

先回吾隨有疏章上奏使人辭去抗即草疏遣人賁到建業時吳主皓已還近臣呈上皓折觀其疏疏中備言晉未可伐之狀且勸吳主修德慎罰以安內為念不當以黷武為事吳主覽畢大怒曰朕聞抗在邊境與敵人相通今果然矣遂遣使罷其兵權降為司馬却令左將軍孫冀代領其軍聞字代姜維蜀主但有其意羣臣皆不敢諫吳主皓自改元建衡至鳳凰元年恣意妄為窮兵屯戍上下無不嗟怨丞相萬彧將軍留平大司農樓玄三人見皓無道直言苦諫皆被所殺前後十餘年殺忠臣四十餘人羊祜所謂孫皓之暴也皓出入常帶鐵騎五萬羣臣恐怖莫敢奈何却說羊祜聞陸抗罷兵孫皓失德見吳有可乘之機乃作表遣人往洛陽請伐吳陸抗諫伐晉而羊祜請伐吳其言似異而其旨實同其畧曰

夫期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因人而成此將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二語例轉說來孔明謂天

時之不可強羊祜謂人事之不可怠今江淮之險不如劍閣孫皓之暴過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蜀而大晉兵力盛於往時不於此際平一四海而更阻兵相守使天下困於征戍經歷盛衰不可長久也非好黷武非好動兵正欲息兵蓋吳平則征戍可息也司馬炎觀表大喜使令興師伐吳之事于此一緊賈充苟勗馮統三人力言不可炎因此不行伐吳之事于此一寬祜聞上不允其請嘆曰天下不如意者十常八九今天與不取豈不大可惜哉亦是至咸寧四年羊祐入朝奏辭歸鄉養病炎問曰卿有何安邦之策以教寡人祐曰孫皓暴虐已甚於今可不戰而克若皓不幸而歿更立賢君則吳非陸下所能得也陸抗未去則吳不可得孫皓既死則吳亦不可得炎大悟曰卿今便提兵往伐若何代吳之事又祐曰臣年老多病不堪當此任陛下另選智勇之士可也伐吳之事又於此遂辭炎而歸是年十一月羊祜病危司

馬炎車駕親臨其家問安炎至臥榻前祐下淚曰臣萬死不能報陛下也炎亦泣曰朕浚不能用卿伐吳之策今日誰可繼卿之志祐含淚而言曰臣死矣不敢不盡愚誠右將軍杜預可任若伐吳須當用之鍾會與鄧艾彼此相拓羊祜與杜預前後相薦與前卷相反而相對炎曰舉善薦賢乃美事也卿何薦人於朝即自焚奏稿不令人知耶鍾會伐國欲密羊祜薦人亦欲之密恐其感我也恐其備我祐曰拜官公朝謝恩私門臣所不取也如此則免朝廷明黨之疑可為萬世人臣之法言訖而亡炎大哭回宮敕贈太傅鉅平侯南州百姓聞羊祜死罷市而哭江南守邊將士亦皆哭泣襄陽人思祐存日常遊於峴山遂建廟立碑四時祭之往來人見其碑文者無不流涕故名為墮淚碑與蜀人之思武侯南人後人有詩嘆曰

曉日登臨感晉臣
疑是當年墮淚人

晉主以羊祜之言拜杜預為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事杜預為人老成練達好學不倦最喜讀左丘明春秋傳坐卧常自攜每出入必使人持左傳於馬前時人謂之左傳癖關公好讀春秋杜預及奉晉主之命在襄陽撫民養兵准備伐吳此時吳國丁奉陸抗皆死吳主皓每宴羣臣皆令沉醉又置黃門郎十人為糾彈官宴罷之後各奏過失有犯者或剝其面或鑿其眼此斷脛剖心之類也不意讀至三是國人大懼晉益州刺史王濬上疏請伐吳其疏曰

孫皓荒淫凶逆宜速征伐若一旦皓死更立賢主則強敵也當代之者臣造船七年日有朽敗伐之當臣年七十死亡無日伐之當三者一乖則難圖矣願陛下無失事機孔明出師表有六不可解王濬伐吳表有三不可失孔明

晉主覽疏遂與羣臣議曰王公之論與羊都督暗合朕意決矣伐吳之意在盡人事王濬意在順天時

又於此待中王渾奏曰臣聞孫皓欲北上軍伍已皆整備聲勢正盛
難與爭鋒更遲一年以待其疲方可成功晉主依其奏乃降詔止兵
莫動伐吳之事又于此一退入後宮與秘書丞張華圍棋消遣不用
緊著却用王渾緩著不依王濬著有用之著近臣奏邊庭有表到晉
主開視之乃杜預表也表畧云

往者羊祜不搏謀於朝臣而密與陛下計故令朝臣多異同之議
凡事當以利害相校度此舉之利十有八九而其害止於無功耳
自秋以來討賊之形頗露今若中止孫皓恐怖徙都武昌完修江
南諸城遷其居民城不可攻野無所掠則明年之計亦無及矣
晉主覽表纔罷張華突然而起推却棋枰歛手奏曰陛下聖武國富
兵強吳主淫虐民憂國做今若討之可不勞而定願勿以為疑局中
之著却助表中之著紙上與局中無異也若失此機會則一著錯滿盪差矣
晉主曰卿言洞見利害朕復

何疑羊祜之棋全賴杜預為之終局杜預之棋又賴張華為之即出
升殿命鎮南大將軍杜預為大都督引兵十萬出江陵鎮東大將軍
瑯琊王司馬佃出滁中征東大將軍王渾出橫江建威將軍王戎出
武昌平南將軍胡奮出夏口各引兵五萬皆聽預調用以上是五又
遣龍驤將軍王濬廣武將軍唐彬浮江東下水陸兵二十餘萬戰船
數萬艘以上是三又令冠南將軍楊濟出屯襄陽節制諸路人馬如
蜀之有衛植司空滕修計議退兵之策悌奏曰可令車騎將軍五延為都督進
兵江陵迎敵杜預驃騎將軍孫歆進兵拒夏口等處軍馬臣敢為將
帥領左將軍沈瑩右將軍諸葛靚引兵十萬出兵牛渚接引諸路軍
馬吳兵只皓從之遂令張悌引兵去了皓退入後宮面有憂色幸臣
中常侍岑昏問其故皓曰晉兵大至諸路已有兵迎之爭奈王濬率

兵數萬戰船齊備順流而下其鋒甚銳朕因此憂也昏曰臣有一計
 令王濬之舟皆為糞粉矣皓大喜遂問其計岑昏奏曰江南多鐵可
 打連環索百餘條長數百丈每環重二三十斤於沿江緊要去處橫
 截之再造鐵錐數萬長文餘直於水中若晉船乘風而來逢錐則破
 豈能渡江也岑昏獻計雖是下策猶勝于黃結之請師婆也東皓
 大喜傳令撥匠工於江邊連夜造成鐵索鐵錐設立停當却說晉都
 督杜預兵出江陵令牙將周旨引水手八百人乘小舟暗渡長江使人偷越山嶺杜預使人
 暗渡長江前後彷彿相似夜襲樂鄉多立旌旗於山林之處日則放
 砲擂鼓夜則各處舉火旨領命引眾渡江伏於巴山次日杜預領大
 軍水陸並進前哨報道吳主遣伍延出陸路陸景出水路陸景一路
 補出教孫歆為先鋒三路來迎杜預引兵前進孫歆船蚤到兩兵初
 法參差孫歆為先鋒三路來迎杜預引兵前進孫歆船蚤到兩兵初
 交柱預便退歆引兵上岸迺遇追時不到二十里一聲砲響四面晉

兵大至吳兵急回杜預乘勢掩殺吳兵死者不計其數孫歆奔到城
 邊周旨八百軍混雜於中就城上舉火歆大驚曰北來諸軍乃飛渡
 江也杜預巴山之兵與鄧艾急欲退時被周旨大喝一聲斬於馬下
 了却吳兵陸景在船上望見江南岸上一片火起巴山上風飄出一
 第二路面大旗上書晉鎮南大將軍杜預陸景大驚欲
 上岸逃命被晉將張尚馬到斬之了却伍延見各軍皆敗乃棄城走
 被伏兵捉住縛見杜預預曰留之無用叱令武士斬之了却吳兵遂
 得江陵於是沅湘一帶直抵黃州諸郡守令皆望風賁印而降省筆
 預令人持節安撫秋毫無犯遂進兵攻武昌武昌亦降杜預軍威大
 振遂大會諸將共議取建業之策如鄧艾之胡奮曰百年之寇未可
 盡服方今春水泛漲難以久任可俟來春更為大舉如田續之阻鄧
 又於此一寬此預曰昔樂毅濟西一戰而併強齊今兵威大震如破
 第四層曲折

竹之勢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有着手處也事如破竹文遂馳
檄約會諸將一齊進兵攻取建業伐吳之事又於此一緊時龍驤將軍王濬率
水兵順流而下前哨報說吳人造鐵索沿江橫截又以鐵錐置於水
中為准備濬大笑遂造大筏數十萬上縛草為人披甲執杖立於週
圍順水放下江中草人乃孔明所以借箭者不意此日反為北軍所用吳兵見之以為活人望風
先走暗錐着筏盡提而去又於筏上作大炬長十餘丈大十餘圍以
麻油灌之但遇鐵索燃炬燒之須臾皆斷東吳欲用金克木王濬却用火克金兩路從
大江而來所到之處無不克勝却說東吳丞相張悌令左將軍沈瑩
右將軍諸葛靚來迎晉兵瑩謂靚曰上流諸軍不作隄防吾料晉軍
必至此宜盡力以敵之若幸得勝江南自安今渡江與戰不幸而敗
則大事去矣靚曰公言是也言未畢人報晉兵順流而下勢不可當
二人大驚慌來見張悌商議靚謂悌曰東吳危矣何不遁去方知答應沈瑩

乃是勉强悌垂泣曰吳之將亡賢愚共知今若君臣皆降無一人死於國
難不亦辱乎此處若無死難之人不獨吳國無氣色即書中終尾亦無氣色諸葛靚亦垂泣而去張
悌與沈瑩揮兵抵敵晉兵一齊圍之周旨首先殺入吳營張悌獨奮
力搏戰死於亂軍之中沈瑩被周旨所殺了却吳兵吳兵四散敗走
後人有詩讚張悌曰

杜預巴山見大旗 江東張悌死忠時

已拚王氣南中盡 不忍偷生負所知

却說晉兵克了牛渚深入吳境王濬遣人馳報捷音晉主炎聞知大
喜賈充奏曰吾兵久勞於外不服水土必生疾病宜召軍還再作後
圖伐吳之事又於此一寬此第五層曲張華曰今大兵已入其巢吳
人膽落不出一月孫皓必擒矣若輕召還前功盡廢誠可惜也棋局
不完兵局晉主未及應賈充叱華曰汝不省天時地利欲妄邀功勳
不可不完

困弊士卒雖斬汝不足以謝天下賈充更無他長但炎曰此是朕意
 華但與朕同耳何必爭辯會相幫殺君耳忽報杜預馳表到晉主視表亦言宜急進
 兵之意晉主遂不復疑竟下征進之命伐吳之事又王濬等奉了晉
 王之命水陸並進風雷鼓動吳人望旗而降吳主皓聞之大驚失色
 諸臣告曰北兵日近江南軍民不戰而降將如之何皓曰何故不戰
 眾對曰今日之禍皆岑昏之罪請陛下誅之臣等出城決一死戰皓
 曰量一中貴何能誤國家大叫曰陛下豈不見蜀之黃皓乎姜維以
張讓吳人又以岑昏此遂不待吳主之命一齊擁入宮中碎割岑昏
黃皓三人正是一般生啖其肉陶濬奏曰臣以戰船皆小願得二萬兵乘大船以戰自足
 破之皓從其言遂撥御林諸軍與陶濬上流迎敵前將軍張象寧水
 兵下江迎敵二人部兵正行不想西北風大起此時東風不吳兵旗
 幟皆不能立盡倒豎於舟中士卒不肯下船四散奔走只有張象數

十軍待敵却說晉將王濬揚帆而行過三山舟師曰風波甚急船不
 能行且待風勢少息行之濬大怒拔劍叱之曰吾目下欲取石頭城
 可言住耶遂搥鼓大進若避險峻不能取蜀吳將張象引從軍請降
 濬曰若是真降便為前部立功象回本船直至石頭城下叫開城門
 接入晉兵孫皓聞晉兵已入城欲自刎中書令胡冲光祿勳薛瑩奏
 曰陛下何不效安樂公劉禪乎皓從之亦與觀自縛牽諸文武詣王
 濬軍前降刺面鑿眼之濬釋其縛焚其觀以王禮待之唐人有詩嘆
 曰
 西晉樓船下益州 金陵王氣黯然收 千尋鐵鎖沉江底
 一片降旗出石頭 人世幾回傷往事 山形依舊枕寒流
 今逢四海為家日 故壘蕭蕭蘆荻秋
 於是東吳四州四十三郡三百一十三縣戶口五十二萬二千軍吏

三萬二千兵二十二萬男女老幼二百三十萬米穀二百八千萬斛
舟船五千餘艘後宮五千餘人皆歸大晉策令人追想孫大事已定出
榜安民盡封府庫倉廩次日陶濬兵不戰自潰瑯琊王司馬佃并王
戎大兵皆至見王濬成了大功心中忻喜次日杜預亦至大搞三軍
開倉賑濟吳民於是吳民安堵惟有建平太守吳彥拒城不下聞吳
亡乃降如蜀之王濬上表報捷朝廷聞吳已平君臣皆賀上壽晉主
執杯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惜其不親見之耳此杯亦是驃騎將
軍孫秀退朝向南而哭曰昔討逆壯年以一校尉創立基業今孫皓
舉江南而棄之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此數語抵一却說王濬班師還
吳主皓赴洛陽面君皓登殿稽首以見晉帝此是帝賜坐曰朕
設此座以待卿久矣皓對曰臣於南方亦設此座以待陛下孫皓應
劉璋只是南帝大笑賈充問皓曰聞君在南方每鑿人眼目對徒於

面皮此何等刑耶皓曰人臣弑君及奸回不忠者則如此刑耳明明
官充默然甚愧帝封皓為歸命侯子孫封中郎隨降宰輔皆封列侯
丞相張梯陣亡封其子孫封王濬為輔國大將軍其餘各加封賞自
此三國歸於晉帝司馬炎為一統之基矣一部大書此所謂天下
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者也真應轉首卷起語後來後漢皇帝劉
禪亡於晉太康七年魏王曹奂亡於太康元年吳主孫皓亡於太康
四年皆善終不以司馬炎作結仍以三國後人有古風一篇以敘其
事曰

高祖提劍入咸陽炎炎紅日升扶桑光武龍興成大統金鳥飛上
天中央哀哉獻帝紹海宇紅輪西墜咸池傍何進無謀中貴亂涼
州董卓居朝堂王允定計誅逆黨李傕郭汜與刀鎗四方盜賊如
蟻聚六合奸雄皆鷹揚孫堅孫策起江左袁術與河梁劉焉

父子據巴蜀劉表軍旅屯荆襄張燕張魯霸南鄭馬騰韓遂守西
京陶謙張繡公孫瓚各逞雄才占一方曹操專權居相府牢籠英
俊用文武威震天子令諸侯總領魏鎮中土樓桑玄德本皇孫
義結關張願扶主東西奔走恨無家將寡兵微作羈旅南陽三顧
情何深卧龍一見分寰宇先取荆州後取川霸業圖王在天府嗚
呼三載逝升遐白帝託孤堪痛楚孔明六出祁山前願以隻手將
天補何期曆數到此終長星半夜落山塢姜維獨憑氣力高九伐
中原空劬勞鍾會鄧艾分兵進漢室江山盡屬曹丕獻芳髦絕及
與司馬又將天下交受禪臺前雲霧起石頭城下無波濤陳留歸
命興安樂王侯公爵從根苗紛紛世事無窮盡天數茫茫不可逃
鼎足三分已成夢後人憑弔空牢騷

一空字結之正與首卷詞中之意相合
一部大書以詞起以詞結絕妙章法

此一篇古風將全部事蹟
括其中而未二語以一夢字

